

独立时代

30



独立时代

本期主题：食·色

第三十期

网站主页：www.one-era.com

官方邮箱：oneera.official@gmail.com

策划：林霏 档猿绒 泽木 凝荷

文编：花房八二 简 诶嘞喂 秦维彧
景深 子衿

美编：晓曦 蘑菇教主 梨尘 K Kelly
嘿嘿君

技术：Kris iWalker

封面原图：Albert Chavez Contoguriz

封面制作：蘑菇教主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专题 · 食 · 色

- 1 华 (Polynomial)
- 5 偷吃—A00之痛 (孟教授)
- 12 食艺 · 拾忆 (文艺系)
- 14 生日 (子衿)
- 18 中大是有一个理发店的 (诶呦喂)
- 20 城食记 (景深)

世见

- 23 谈风 (熙河兰湟弓箭手)

艺眼

- 28 蓦然回首，人在何处 (开耳)
- 33 我的少女时代 (孟教授)

行吟

- 36 翳 (蔡璐)
- 40 暗恋书 (嵩峻)
- 42 一剪没 (春虫八口)

故事

- 44 列车即将进站 (张天玉)

尺牍

- 53 清水洗尘 (迟子建)



独
特
专
题



诗



文: Polynomial

美编: 梨生



與華哥的初識是在學校的水運會上。

不大的泳池邊上，所有的燈都亮著，這黑夜裡大概唯獨這泳池還滯留在白天。哨聲響起，華哥穿一件黑色的泳衣，一挺身，跳入水中。像一隻受驚的鯉魚，飛快地向我游過來。

那時我與前任剛剛分手不久，所幸便瘋狂地參加了一切可以參加的活動——也包括這次作為水運會的helper。只為每天都讓自己充實，疲勞到不會自憐。而作為這水運會裡的唯二兩個內地生，我和華哥自然而然地交換了微信。

華哥的確說不上美，但卻的確配得上撩人心弦這個詞——長長的披發，燙了然後再染，黃色和綠色夾雜，一米七的身高。隨時掛了一張冷若冰霜拒人千里的臉，卻又總在悄悄告訴你：她的臉色在說謊。對了，華哥是個女生，是她讓我叫她華哥。她本身有個很好的名字，可那名字配上我們每日的話題，又似乎顯得太軟，太清秀，也太格格不入了。於是，她便取了名字的諧音，讓我叫她華哥。

接下來本該和所有浪漫故事一樣，兩個人相遇，然後相談甚歡，再然後一個人故作神秘，另一個人假裝毫不知情，約上個好日子，也就成了一莊好緣分。但我們卻不一樣，兩個人似是保持著一種默契——不談論關於過去和未來，也不談論別人，總是在說自己和對方，總是在說現在，說自己的愛情，慾望和那些說出來讓人不禁臉紅的小秘密。這是第二次在我房間裡交合結束之後華哥和我說的：其實從一開始我們就打算要這樣的結果，只是平時我們都努力做一個別人眼中都正常人，於是只是潛意識裡悄悄地，打著交朋友的藉口，向著互相滿足的結果走去。

對大學裡的年輕人來說，這樣內容肆無忌憚又全然不考慮後果的聊天，往往就有意無意陷入性的話題。

我和她都是開放的。



她和我說她幾個前男友的性癖，我也和她炫耀自己的經歷，像是兩塊打火石，明知道要起火，要燙手，但是就是止不住地互相摩擦，就是想要看看火花的樣子。

自從第一次見面以後，我們很長時間都只在網上聊天，並不急於見面，急於激烈的纏綿。

我向是欽佩她講話頗有道理；她所知道的調情策略，也讓人覺得對得起她頗高的status。後來我問她為什麼不邀約我出來，她告訴我說，這種關係就像是蒸饅頭一樣，要在蓋子裡蓋著。一直到蒸汽把所有的猶豫和顧慮都撩撥開了，直到兩個人都像是饅頭一樣，白白的膨大，渾身赤裸地躺在鍋裡，心眼裡癢癢地冒著氣泡，等著被人一口吃下去。唯有如此了，才能打開鍋蓋，然後放肆地享受。

要是蓋子開的過早，隨性地相約吃飯，泛泛地聊聊沒見過幾次面的網友們當面應該聊的話，談談天氣和食物，那就全然沒有了氣氛，像是開蓋過早而憋了氣的饅頭，不能再讓人咽口水。

於是我們的第二次見面，以及見面之後的一切，便可以說是預謀已久的了。就像是一台火車，無論駕駛員嘴裡說著想去海邊或是山腳，結局都已經被一條預置的鐵軌決定了。

那是我們一個共同朋友的生日會，在大學的酒吧裡，我們在人群中也做出一副本該有的不甚熟絡的樣子。三杯兩杯過後，我看她的眼神起了變化。於是我藉口出門去吹風醒酒，就在酒館的門口靠著，在香港九月份又暖又濕的風裡等她，等她回應我那個眼神。

像是裏了一萬年，酒館的門終於又開了。

是她。

她徑直撲到我懷裏，像是已經如是做了千百次一樣，默契地擁抱，接吻，像是戀人一樣愛撫——不，又不是戀人的愛撫，更多則是偷情似的。給戀人的撫摸還有礙手礙腳的感情和常相廝守的願景做遮掩，於是絕不敢透出如此赤裸露骨的慾望。只有我們這樣的關係，才能對應上如此不計前因，無論後果的肉貼著肉的表白。她的手像是一陣裏了脂粉的風，摸到哪裏，我都覺得慾望順著一陣顫抖，油膩地溢出來，一陣陣的癢和衝動像是海浪一樣，順著她撫摸的軌跡，一浪一浪地衝擊著我最後的防線。與此同時，我也在她的身上宣洩著我近一個月來在她身上積蓄的情慾，從上到下，從手掌到指尖，貪婪地貼著她的身體滑動。我覺得她的身體和我無數次想像中的一樣，雖然隔著衣服，可是好似赤裸地展現在我的面前。

一陣忘情的愛撫之後，我感覺她的手忽然停了下來，眼中透出些許空洞和憂傷。是啊，就像是一鍋饅頭終於出了鍋，你聞了聞它的香味，然後又戳了戳它吹彈可破的白面皮，但你卻不能趁熱吃下它，至少似乎在酒館門口不能。



想到這裏，忽地一陣悲涼，畢竟我們都是一樣的人，兩個把所有的企圖，期待，和撩撥已久的慾望都積蓄和限制在這次相見，限制在此時此刻的賭徒。

此時若不能揭開骰盅，便永遠不會再揭開。

我們都清楚，我們不會再有下一次這麼純粹的衝動，也不會有今日皮膚發膩，脊背發麻的新鮮做推動。有的只剩下深深的遺憾——鍋冷饅頭，一局未開的骰盅，一莊未了的預定和兩個沒有做完事情的人。寂靜許久——久到嘴唇上的唾液都快要冷下來。於是，我看向眼中最高的建築——新亞水塔。

我問她：

“新亞水塔是可以攀上去的”

“是的吧”

“走吧。”

“走。”

水塔裡面和口口相傳的一樣，門虛掩著，只要一直一直往上就可以到頂，到頂了就會有一個可以俯視整個中大的台子。

我只記得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襯衫，蕾絲邊，金色的鈕扣，一顆，兩顆。她的胸口有一股讓人飢餓得想要咬下去的香水味——她專門為此噴的，我之前提過我喜歡。再然後我就感覺到她突出的脊椎融入了我的身體，就像是我的身體得到了延伸一樣。

漸入佳境，我扶著她到水塔的欄杆旁。逸夫科學樓五顏六色地亮著，湯草上有三三兩兩的人在說著什麼，可是我們聽不見。我們在中大的至高點交合，在所有人的頭頂上，結為一體，俯視他們。

好像是攀上了珠峰的人總要搖動國旗以示征服一樣，我們也一邊交合，一邊張開手，昭示著我們征服了這個學校，並且作為旗子

被高高地豎在了所有人的頭頂上。我們盡情地低吼，不只是叫床的聲音，更像是圓月底下登高的狼人，吼叫聲中夾了豪邁，像是在暗示由人到狼的新生。

遠處的人不知道水塔上發生的事情，可是水塔上的人從上面看下來，下面的一切都像是一出笨拙愚蠢的演出。只有水塔頂上，赤裸的兩條白肉，才是真實存在的。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除了月亮都是漆漆的黑，我們彷彿是天地間唯一的兩條白肉——好似是海鮮沙拉中藏在捲心菜裡的兩隻大蝦，赤裸地蜷縮在黑暗裡，美味而且羞紅了臉。

.....粗糙的水泥地黑色的夜空在我的眼中轉換，一直到目力所及的道路上已久沒有了行人，我們才虛脫地躺在地上。

風吹著我們的散亂的衣服和一身的汗水，她的喘息聲中透露出了滿足的味道，我又恰好困的想要睡上一覺，一切都是完美的。

等我再從水塔頂端醒來的時候，天依然是黑的。她已經走了。我長嘆一口氣，緊繃的身體以及精神，和身旁散落的避孕套一併卸了法條，鬆散做凌亂的一團。

我做起身來，好似過去看過的色情小說裡說的那樣，看著東方的魚腹白，在風中不願意穿起衣服，長大了嘴巴嘆息——好似想要憑空吐出一口“事後煙”來。也就是這個時候，我理解了男人們都喜愛抽所謂“事後煙”的原因：與其滿腦空白地傻傻喘氣，又說不出情話，不如在嘴裡塞點什麼，也顯得炫酷一些、深邃一些。

也就是從這一次開始，一直到她驀地發現自己的肚子在不可遮蓋地變大為止，每每我們見面，我都會帶上兩粒口香糖——赤身裸體四目相對的時候，若是嚼了口香糖，那大概便不那麼尷尬了吧。醫學

獨家
專題

偷食

——A00₍₁₎之痛

文/孟教授

美編/教主菇



(一)

我认识李里籍的时候，他的status^②还没有高到像山一样冷峻不可攀。

李里籍满足了我高中时对于男生的全部幻想：长手长脚，会打篮球，面容俊朗，阳光爱笑，就算前一秒在男生堆里开着让人脸红的玩笑，后一秒就能换上正装恭恭敬敬地走上主席台面对全校师生发言——他就是这样的人。

或者用你们的话说——男神。

李里籍在开学的社团简介会上公然迟到四十分钟，他溜进来的时候，坐在了第二排的我右边那个整排唯一空着的座位上。

出于礼貌，我问他要不要看之前简介会的材料，李里籍一边接过我的材料翻看，一边吐槽台上正在讲话的某社团负责人讲话语气像是少先队员宣誓。李里籍小声地抖机灵，口气自然得不像是在跟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讲话，可他的声音又低沉恰好如摩托车发动机轰般鸣在我耳侧，我努力在台上混杂的宣誓声中辨识着李里籍的声线，李里籍却忽然停下了。

我侧过头去望着他的脸。

他的侧脸，线条棱角分明，小麦色皮肤，额头上有一块指甲盖上的月牙大小的白色疤痕，那痕迹像一道闪电——据李里籍后来解释是小时候被做饭的锅里蹦出的油烫伤的，我发誓如果硬要把这归结为一处瑕疵，那么除此之外，真是帅呆。

我出神地盯着李里籍的脸，与此同时，他也出神地盯着台上

李里籍率先回过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他问道，你在看什么。

他的睫毛温柔蜷曲，头顶的柔光在他的眼窝处打出一片深灰色的阴翳，他眼里有高光，嘴角轻轻勾起一边。

我咽了咽唾沫：哈利波特。

哈？

哈利是我给李里籍的爱称，他是上好的糖醋肉，嚼一口，韧劲儿弹牙，甜腻的糖皮下有一丝让人舒服得倒抽一口凉气的酸。

我对他垂涎三尺，他在灯光下泛着美好的油光，热气腾腾，可我到底不敢对他下手。

一是自知实力，二是大美珍馐，价格终究太高昂。





(二)

李里籍和我，同在一书院^③，同是理学院，同是三节课的课友，很快我们便熟稔起来。

别人叫我小白，李里籍自始至终喊我大名：秦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刻意保持和我这般的女性友人的距离，可我默默受用，因为单是他一人称我大名，那我岂不是可以暗自把这概念偷换成另一种亲密？

书院每周三次共膳，李里籍总要迟到，他与其他人去体育馆潇洒快活，我替他虎视眈眈地把桌上的菜拨到他盘里一些，总要防止其他人在他来之前吃光了一桌的菜。

每每第二天的due，李里籍发给我一条可怜兮兮的微信脸，我就十万火急地把作业送到他房间去，有时还要附上一点新洗的水果。

李里籍的室友骂他不要脸，李里籍痛心疾首地拍拍自己的脸，怪我帅。

可是数学课上，李里籍依然比我反应快，比我跟得上节奏，他偶尔皱眉深思，托腮转笔，那模样，竟让我穿越到了马修古迪的杂志片场去。

真是帅呆。

男人女人，都是视觉动物。

你让我一饱眼福，那我为你鞍前马后，在所不惜。

什么资源竞争，利益对等，风险原则，统统被爆表的肾上腺素给冲到了脑袋后面去。

(三)

李里籍最初搭上雪梨学姐的时候，我是颇不看好的。

我在宿舍边晾衣服边听着室友绘声绘色地跟我讲着这二人是如何通过借书而勾搭上的，耐心地听她细数雪梨那些上乘的ex们，末了还不忘捂着嘴惊讶地看着我，哎呀，我差点忘了，他是你的TOP1^④吧？

我以超乎寻常人等的冷静给室友细细分析为什么他们不会长久：一，雪梨姐姐的男友更换周期向来是两至三个月，李里籍只算雪梨姐姐历任男友中的平均水平，雪梨没必要为了他破例；二，李里籍是一个纯洁的只谈过一次恋爱的男子，他应该承受不了雪梨姐姐的玩弄。所以，至多三个月。

一个月的时候，我从众人口中听得，李里籍和雪梨姐姐上了四垒，我自云淡风轻地笑笑，并不多言。

考试迫近，我们各自在图书馆求生，总难相见，偶有一次在电梯里碰见，相顾say hi之后一时无从聊起，我于是看着镜子里的李里籍，问了一句，哈利，你和雪梨上四垒了吗？

不知是不是我的哈利尚且男儿年少血气方刚，回忆起了什么，他竟然躲闪了一下，头一次没有嬉皮笑脸，问我，啊，你听谁说的？

然后他脸红了。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我说，我猜的。



李里籍没说话，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出了电梯，李里籍转过来看着我，欲言又止了一下，又说，秦白，今晚的共膳我不去了，不用帮我占位置了。

回到宿舍，我开始看韩剧，四十分钟后，室友抓住了我的手，事儿吧你，再咬下去就没指甲了。

我看了一眼被我无意识地啃得坑坑洼洼的指甲，抬头笑笑，补钙。

室友语重心长地握着我的手坐下来，小白，你要认清现实，你和哈利明显就不是一路人，哈利又帅又可爱，活该他泡学姐，活该他上四垒，这又关你什么事儿呢，你不是一样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吗？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语更重心更长：上四垒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四垒啊，把一个浪子上成了情种，上出了他的责任心啊。

室友愣愣地盯着我的眼睛：噢——我明白了，你是怕他们三个月分不了手？怕他们顺带着结了婚生了子白了头子孙满了堂？我没有回话。

室友一拍我的手背：不可能的，你看你家哈利那双桃花眼，他的情路还颠簸着呢，哪儿这么容易就有着落了呀？你家哈利，一看就是一个天坑，你放心，跳的人还能排一个加强连呢。

(四)

雪梨姐姐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三个月不到的时候，她和李里籍分手了。

我在课上碰到他，在书院里碰到他，在餐桌上碰到他，他都是一副旧时嘻嘻哈哈的样子，看不出来整个人有哪里不一样了，有些事情，既然他不说，我便没法开口问。

如果说有哪里不一样了，那大概是，自从恋爱之后就几乎没有要我去送过作业的李里籍，分手之后，仿佛也不再需要我的作业和水果了。

走到哪里，他都总是挂着一个大大的耳机，不知道在听什么疗伤情歌。听歌的时候，他的话很少，竟然有了几分忧郁的气息。

有天晚上，我在共膳之后的餐桌边拦截住了要丢下餐盘就走人的李里籍，说，哈利，我那里有几罐啤酒，你陪我聊聊天好不好？

李里籍有双心地善良的眼睛，他并没有拒绝我的请求。

我和李里籍坐在天台上，面向海，风很大，半个月亮藏在黑沉沉的云后面。

李里籍静默地看着我把一箱啤酒连拖带踢弄到他跟前，不但没有帮手，还冷冷清清问了一句，你怎么买这么多酒？

我拍拍手，双手叉腰：因为你有故事。

李里籍盯着我的眼睛，没有讲话。

我打开一罐啤酒递给他，又自己开启了一罐，一口下去，凉凉的，有点涩，我不晓得该怎样开始话题，瞄了一眼他脖子上挂着的耳机，我问道，你每天到底在听什么歌？



李里籍答，VOA和BBC，我下个月要考托福了。

我差点喷出一口酒。我擦擦嘴，小心翼翼地接着问他，我听说——你和雪梨分手了？

恩，李里籍呷了一口酒。

是她提出的吗？

算是吧。

你很难过吗？

李里籍又喝了一口酒，没有说话。

我忍不住问道，你到底喜欢她哪里？

李里籍答，她美。

我点点头，接着问道，可是我听说，是她先主动认识的你？

李里籍说，虽然看起来是——但是其实开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了，就社团简介那次，她在台上发言。

我说，原来那次你是在看她啊。

李里籍又开启了一罐啤酒，他的眼睛亮闪闪的，湿漉漉的，他有点迷离的眼神，软绵绵地盯着我：雪梨，很漂亮。

我说恩，当然了，那大长腿，大眼睛。

李里籍接着说，她皮肤很好。

他喝喝停停，开了不知是第几罐酒，跟我说，雪梨，很柔软，像一滩水，非常，美好。

我面红耳赤，知道他有点醉了，伸出手想捂住他的嘴，又听见他一声轻叹，我想每天早晨醒来，都看见她的脸。

我的手僵在半空中。

过了一会儿，我转过头去看他，他已经睡着了。

我的哈利，他的睫毛随着呼吸一颤一颤的，像两只震翅欲飞的小蝴蝶，他的皮肤很好，没有很多男生坑坑洼洼的痘，睡着的时候，浓浓的英气的眉毛也舒展开，他躺在那里，像一个落了难的无知无觉的王子。

我的手，不自觉地放在他的脸颊上，勾勒着他颌骨处的小转弯，他坚挺的鼻梁，可爱的凹陷的人中。





哈利的脸有些微微发烫，他睡着的时候很乖，呼吸平缓，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动作。我不禁地喟叹，雪梨姐姐，是何等的仙灵，才能够忍心抛弃我哈利这般如玉的风华公子。

我心疼哈利，他睡在这天台上恐要着凉，他竟为了一个女人，这样伤耗心力。

我不知道雪梨是何等的婀娜身姿，水蛇腰肢，美背如画，肤如脂凝，才引得我的哈利为了和她的春宵一刻而记挂至此，可我是恼的，既然让他臣服在了腿间，又为何不在缠绵之后拥抱他到天明。

惹得我这个A00，爱莫能助地为他流泪。

我手指划过哈利的嘴唇，柔软，温暖，我想象着他和雪梨如何亲吻，是霸道还是温情，唾液交换，情迷意乱。她的手或许放在他胸前，他或许一只手在她腰上环绕，另一只手扣在她脑后，像个初尝人事的小兽，凶猛莽撞不允许推拒。

我哀伤地望着我的哈利，月光洒在天台的地面上，哈利看起来更脆弱了。

我不自觉地靠近他。

近到他的鼻息温热地拂在我脸上。

我忍不住吻上去。

我闭着眼睛，并没有什么传说中湿润若足够大力咬破唇舌还能够传播艾滋病的法式kiss，我只是静静地贴着哈利的嘴唇。

虽然这是一个太俗气的愿望，但我还是要说——我真希望时间停下来。

此刻哈利毫不知情，即便我这样的女生，本本分分胆小保守的正经女孩，需要的是从一而终老土而安全的爱情和婚姻——大概这一生，也没法在情感线上与哈利有多少交错的纠缠，我知他日后必是个人间祸水是个桃花精，不知要勾走多少女人的芳心；即便我心疼他受人伤害，我忌惮跳下这个万人坑——

我是爱他的。





(五)

那天最后，我找了李里籍的室友帮我一起把他送回宿舍。

据说他睡过了第二天上午全部的课。

后来我们见面，颇有默契地不再提那个晚上，我想，哈利大抵是知道自己说过些什么的，他也知道，我并不能够替他全权分担。

哈利太聪明了，他隐隐约约地避着我，一定是察觉到了我的逾矩，我过多的好奇心。

我也只能，不再打搅他。

几天之前，我在一个学术得饥肠辘辘的晚上下楼去自动贩售机买零食，甫一出门，便看见了李里籍。

他双手撑在墙壁上——没错就是时下最流行的壁咚，手臂间一个娇小的女孩子，正在忘情地接吻。

他很娴熟，两个人使用的正是湿润且足够大力咬破唇舌便能够传播艾滋病的法式。

我在暗处，盯了他好一会儿，他终于结束了那个深吻，开始低头跟女孩子说话，我想他一定是在讲些肉麻的情话，女孩子笑得花枝乱颤，火红的裙子，像一朵炫目扎人的玫瑰。

我深吸一口气，返身回去，按下电梯键。

忽然想起来冰箱里还有一块猪肉冻着。

我要给自己做一顿糖醋里脊。

酱油，花椒，八角，香叶，桂皮，水，卤汁，茄酱，淀粉若干。

醋，多加一点，糖，撒一大把。

胃呐，要饱足，不可总寄望于偷吃。

注：

①A00:代表Available（当下单身），且恋爱经历为0，垒数为0的状态（此表达为香港特色，详细解释见注2.）

②Status：香港形容男女恋情状况的特定表达，格式为Axx/NAxx（xx为数字）；以A(available)与NA(not available)代表“单身（可追求的）”与“在恋爱中（不可追求的）”，交往过的人数即为后面的数字；例如，当下恋爱经历为零的单身狗status即为A0，当下正在进行第五段恋情的人status即为NA5。有时在status后添加一个数字可直接代表垒数（情侣间爱做的事的等级），一垒牵手，二垒拥抱，三垒kiss，四垒make love，以此类推。因此双数字命名法过于直白，通常不谈论垒数。

③书院：书院联邦制是部分英国及香港高校在校园管理体制中采取的一种制度，学生部分依据志愿分属于不同书院。

④TOP:同为香港表达，代表心目中“恋爱最理想型”的人选，通常有3个（top3），数字越靠前位置越高。



食
艺 · 拾
忆

文：文艺系
美编：梨生



我夹起一块酱油色的不明物体，“这不是黄焖鸡吗。”

“不，这是新安东元祖奶奶鸡。”

我抬头望了望你，open rice推荐的餐厅至今没有一家靠谱。你正小心翼翼地从汤汁里挑出一截魔芋丝，勺子一本正经地盛着。很多年以前没人会想得到我们俩会面对面坐在这儿，碗里是黄焖鸡，坐标是香港。

窗外的坚尼地城，霓虹灯花枝招展得俗不可耐。那个2046里的西环呢。王家卫这个骗子。

我常常安慰自己，才不是为了去港大的你才填的中大——这只是巧合——或是一个听起来更好的词语，缘分。每每想到这里，却又没有细想的勇气了，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多因果，有的只是自欺欺人和无可奈何。

香港其实很小，即便是换三趟地铁从最东边赶到最西边，也不过是看完两集电视剧的时辰。早起的周末，淡雾还拢着吐露港，四围是山海苍茫。搭一班东铁线，去港大看你。一张完整的MTR地图不大，而我们走遍了每一个终点站。中大周围自是穷乡僻壤了，然而港大确是大不相同。遍地的米其林，且一家家尝过去。有意无意，好吃的只管去吃，却总是在柴湾线的最西端为中心展

开了——港岛上大约确实好吃的多吧？宜加粉粉糯糯的士多啤梨木糠布甸，小小一碟，颤颤悠悠，温柔似你的笑意浅浅。小勺一分两半，托在手上——就像初春雨后，高中教室前新冒出的青草气息。带着奶香的竹蒸笼叠的高高，从后厨端出，一笼笼揭开，热气模糊了我的眼镜，依稀看不清你。新兴的流沙包一笼三个，每次你总只吃一个，“毕竟你从山的那边海的那边过来，你多吃一个嘛。”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你是用怎样惊喜的语气与我描述初识这流沙包时的惊艳——细腻柔软的蛋黄从蓬松白净的面皮中流出，带着甜美，带着热望——就在掰开流沙包的那一刹那。新兴的伙计来去匆匆，却也记得了我们这每周一次的光顾，“流沙包一笼，春卷一碟，马拉糕要中间的那块。”坚尼地城外的那条老街走了又走，记得的是空气中混合着点心与糖水的甜腻味道，夕阳落下去的时候路面昏黄，我还仰着脖子灌一瓶公利竹蔗水，而你，大概在翻包倒袋替我找一张擦干净嘴角的纸巾。

后面的一切生活，凭借想象就够了。大约事情借着闺蜜的名义总是容易很多。南生围的芦苇悠悠，乌溪沙的落日缱绻，和你闪动的眸子一起，笑容浅浅。山海之间，云舒

云卷。我们自是倾不了这座城，生命却仍自顾自地过去了。梧桐落了复绿，绿了复落，已四朝矣。我依旧割舍不下大陆，而你也值得更好的地方。告别香港的前一晚，星光从窗间漏下，映在你的侧脸，而你早已沉沉睡去。我借着微弱的星光，看着你至近而至远的脸庞。我知道过了这一夜，没有未来。没有结尾的故事有时比悲剧更难以承受。我努力地想记住这一刻，这一刻的温度，这一刻的声音，这一刻的你，这一刻的我，这一刻的天地与一切。鼻子的轮廓，睫毛的曲度和颈后最淡的头发。即便今日，我随手画下的，仍旧是你那时侧脸的弧度。我注定失去，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忘记。

如果这个故事还能有“后来”，那么新安东元祖奶奶鸡也许不会那么快倒闭。可惜没有后来。后来，有人说味道可以留下最长久的记忆，我回想起宜加的糖水，新兴的流沙包，28的烧物，只觉得世间万千好食，都不如你。

肆五
首歌



生日

文：子衿

美编：梨尘

一.

现在是下午4点，夏日午后的阳光通过画廊外面的落地玻璃斜射进来，暖洋洋地撒了一地。有闲有时间的人明显不多，不过看到我连续几个小时站在一幅油画面前时，还是会纷纷侧目打量一番。

我看得正入神，心已经不知飘到何处的时候，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叹息，接着我的眼睛被蒙住了，阿德的声音在耳旁响起：“亲爱的，怎么还不回去休息？你这样站多了不好。”我转身嘻嘻一笑：“待在家里闷，我倒是乐得在这里看画呢。”然而阿德却似乎有些不悦：“你的眼睛到现在都没有恢复，看这些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瞪他一眼：“我就是喜欢怎么了？就算看不到颜色还有其他东西看得出来呢。走，我们买菜回家！”

三个月前的一天，我还在没日没夜的加班。连续的通宵让我精疲力竭，回家以后倒头就睡在沙发上。然而第二天一早醒来，整个世界都变了。我的眼睛不再看得到任何色彩，天是灰的，地是白的，天地间只有灰白。很快医生的检验报告出来了，我被诊断由于工作压力患上了短暂性的眼疾，双眼失去对色彩的感知，非要放

松休息才是治疗之最佳良药。于是我辞掉工作，拎起包就走得无比潇洒，摩天大楼有色彩还好，一团惨灰只会更让人心生压抑。

当然，实际情况下，并没有太大区别。

我和阿德两人，每人手里都拎着大袋的蔬果肉类，加上一大捧鲜花摇摇摆摆进了家门。我们并不是那种刻意追求精致生活的人，不过是在温饱之上，更愿意多花一些心思，取悦自己和情人罢了。

哦对，差点儿忘了说，阿德和我在一起三年了，我曾经是一个踩着高跟穿梭在写字楼里的白领，却也钟意艺术；而阿德他是一个建筑师，平日埋头于图纸堆中，下班之后却偏偏对做饭感兴趣。

阿德平日常常嘲笑我自诩懂艺术，动不动就对着那些油画指指点点；我则反唇相讥道身为一个建筑师他居然对日常的色彩搭配毫不关心，菜做出来好吃倒是好吃，就是要闭着眼睛，免得黑乎乎的一团坏了食欲。这时候阿德就会佯装生气地说既然我嫌难吃，今晚的饭他不做了。我于是撇撇嘴道那也好反正吃腻了不如出去吃。正要转身，却被他一把拉住，无奈地

说：“今晚你想吃蟹粉豆腐还是香菇竹笋炖肉？”

回到家里仿佛就放松了很多，整下午的疲惫仿佛都随着暖黄的灯光涌了出来，不过还是要挣扎着先去插了花瓶，拖了地擦了窗。厨房那边阿德已经在准备做菜了。可以看得出，他今天做得格外用心，老鸡汤飘着鲜香，里面添了枸杞和当归让味道更加富有层次；香菇炒生菜，生菜难得的脆爽，吸收了香菇的汁和香气之后更多了一层顺滑；青椒肉丝明显是爆炒，用了足量的油带出青椒的辣味，包围着裹了芡的里脊和鲜味的榨菜，让人食欲大开，如果我能看得到色彩的话，一定能吃个两碗饭。眼前这桌菜，理应是黄得澄亮，点点红色点缀；绿得碧翠，中间参杂黑白，然而在我的眼中，桌上的不过是一片灰白，区别的地方只是颜色深浅的不同。

我叹了口气，准备无论怎样没食欲，都要先填饱肚子再说，一抬头却正对上他忧心忡忡的眼睛。我便同他打趣：“知道么？你做的菜很有印象派的风范呢。”他皱皱眉道：“饭都要凉了，你先吃饭再讲。”我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你看这盘炒青菜，在你眼里可能绿的绿，黑的

黑，可我看上去可就不一样了。像这根生菜，它的叶尖是深灰色的，根部是，嗯，是接近白色的，这样渐变也就算了，然而叶片的那些毛细管是透明的，于是叶片又被分成一个个色块，旁边的香菇像一个个漩涡，可像梵高画《星夜》时的笔触呢。”

阿德闻言，放下筷子，噗嗤一声笑了：“你真是看画看得走火入魔了。去卧室看看吧，给你个惊喜。”

我立马跳脚，奔向卧室，打开吊灯，大床的上方墙壁上多了一幅油画，仔细一看是莫奈《撑阳伞的女人》，也不知阿德是从哪里弄回来的临摹版本，在我这个外行看来，竟有八成似原作。我却叹了口气，“莫奈是印象派大师，擅长的是捕捉光线的变化。阿德，你看我现在这个眼力，又怎么能欣赏？”

阿德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的背后，揽住我的腰，头靠在我的肩上，笑道：

“那不如我就来当你的眼睛吧。唔，你先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春天，站在开满野花的田野上，湛蓝的天从你的头顶上方延续到远处的山丘变为淡蓝。天空是晴朗的，但并不是万里无云，偶尔几朵白云飘过，

遮住刺人的阳光。嗯，莫奈的妻子就站在画面的中央。她手里的阳伞是墨绿色的，阴影打在她的脸上，让她的面容有些阴暗。她半侧着身，长裙的皱褶也随着变化。裙上印衬了蓝天的蓝色，而脚下深绿的青草和粉色的野花也倒影在裙脚。啊，最可爱的是她的面庞了。这一定是画家心中最美丽的妻子的形象。妻子刚刚回过头，似乎是要寻找他，眼里除了些许茫然之外还有对莫奈的爱意……”

阿德的声音越来越贴近，让我的耳朵觉得暖暖痒痒的，最后融化在我的舌间。

彼时我们看着莫奈的画，却都没有想到过，这幅画完成于1875年，4年后，也就是1879年，他的妻子因病去世，莫奈的画中从此少见女主角，即使有，在之后类似的题材中，也都是面部模糊不清的女人。

二.

街角咖啡室。卡布奇诺的热气蒸腾而上，为寒冷的冬天增添了一丝暖意。女伴坐在我的对面，执起精致的骨瓷杯，吹散热气，抿着唇饮了小口，看了看坐在

对面的我，叹了口气。女伴是自幼就熟识的，自然不是嘲笑我，然而我现在的样子的确很狼狈。乱糟糟的头发，臃肿的棉衣，配上颓丧的表情，任谁看到也会新生不适。我们大眼对小眼瞪了二十分钟之后，她终于招架不住了：“你说你们不就分个手还是和平分的，又没吵又没闹的，一个月还没到，怎么现在你就成这样了了？”

其实事情不是分手这样简单。分手是双方经过认可的永久的分隔，而阿德是自己主动离开了我。虽然在离开的时候说的是：“我还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然而和分手也无太大差别。其实导火线是再细微不过的事，而起源则是我尚未痊愈的眼睛。

前面提过阿德做菜不喜调配色彩，而我分不清颜色之后，他开始时为了安慰我用心做菜，然而我的眼睛几个月还没有痊愈，这段时间之内，他便愈发不在意菜品的“卖相”了。用酱油用的肆无忌惮，乱糟糟地摆成一盘。我心中苦闷的紧，我只是不辨颜色罢了，又不是看不清那黑乎乎的是什么，一下子便没了食欲，什么都不想吃。和阿德讲过几次，他倒是点头答

应，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不光是此，阿德的工作越来越忙，经常要九点以后才回家，而我之前辞了工作之后不赴应酬，很多时候是清闲甚至无聊的。

长期的病让我心情变得无比暴躁，终于在有一天的晚餐爆发了出来，声泪俱下，甚至家里的碗碟也不能幸免。当我说到他肯定是在外面有了新的女人对我感到厌烦了的时候，阿德终于忍不住，转身抓起一个花瓶砸到了地上。

我被玻璃碎裂的声音吓得一哆嗦。然而阿德在脸黑了又黑之后终于控制住了情绪，冷声对我说：“我还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于是他走了，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女伴听完之后道：“你也太怨妇了，虽然你们这样也真是八点档，他走了就走了吧，你还老念着他做什么？”

她大概不知道，我并不是后悔我之前的行为，做了的事，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结果。只是，一个人走掉容易，想要消除他在你生活中的痕迹，就太难了。

三.

和女伴挥手告别之后一个人回到了家

里。我们分手时，是阿德搬出去的，我没有地方住，也只好将就住下去。

钥匙插进门闩时似乎闻到门里传来阵阵熟悉的香气。我的心瞬间悬紧了，手几乎是颤抖地拧开了门。仿佛一下子冬日来到了春天，屋里又充满了生机。我看到餐桌上摆满了菜，都是我们两人最爱吃的煲鸡汤，清蒸鱼，竹笋红烧肉，热腾腾的冒着水汽，

客厅没有人。我于是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灯是亮着的，墙壁上的油画又回来了，不过不是莫奈，而是白俄罗斯画家夏加尔的《生日》。在画家28生日的时候，他的未婚妻贝拉手捧花束为他庆祝。画家高兴地漂浮起来，给他心爱的女人一个猝不及防的吻。我的眼睛虽然不见色彩，但能想象红艳的地面与贝拉黑色的裙子相衬，画家黑色的长裤相衬，还有贝拉手捧的鲜艳的花朵……一切都是那么热情而充满爱意。

然后我看到阿德了。啊哈，这个淘气的家伙，居然像小孩儿一样躲在门背后，不知道是不是在偷偷观察我的反应。当然，我现在抑制住泪水的动作一定无比明显，让阿德走了过来，轻轻擦开我的眼

泪，接着是一个轻柔而绵长的吻。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吧，不要分开了。”

我的眼睛没来得及闭上，茫然望着前方墙壁上的《生日》。我成了未婚妻贝拉，阿德成了画家，我们被密密包围在画中的喜悦和热情的爱意中，谁也不想脱离。

这时，我看到了色彩。从明黄的灯光开始，到画上鲜艳的红与黑，蓝色的桌布上有深棕的面包。当然，还有眼前的阿德，充满惊喜和爱的眼神。



中大是有一个理发店的

文/诶哟喂

图/K



多年之后，我相信我仍会记得，为了验证一个愚蠢的谣言，我第一次走近中大理发店的那个下午。

“中大是有一个理发店的”，但大家既会不说“中大确实是一个理发店的”，也不会说“中大不是有一个理发店的”。仿佛那理发店的唯一属性和所有意义都只是“存在”而已，并不需要去验证，也无需去证实或是否定它的存在，一切多余的修饰都是愚蠢的代表。

每每与同侪们谈论起中大的理发店，便总是有意无意地操持起一种平淡得煞有深意的语气，然后挂上一幅似笑非笑的表情——仿佛是《三体》中那种面对“面壁者”的微笑。而谈及那理发店的所有内容，则好似打哑谜似的，有意无意地在守护着一个人人都知道的秘密——中大是有一个理发店的，但我们是不会去的。

这等秘密一旦成为了学生之间一种聊以游戏的乐趣或是用作鉴别同样无聊或是有趣之人的暗语，那么秘密本身的真实性以及源头，便没那么重要了——中大的理发店到底为什么不能去，



是有怎样的惨剧和故事被发生在我们口口声声说的那个理发店里；而真正坐落在富尔顿楼下的那个理发店，又是否是这些故事的发生地，亦或是只因为大抵每个大学都会流传上一个关于理发店的恐怖故事来打磨千篇一律的无聊日子。

而这样的秘密，就好似薛定谔之猫一样，藏在门背后和众人嘴里的那个理发店，在我打开富尔顿楼下的那道门的那一刻，终于分崩离析了。

门里的我穿了塑料衣服，平躺在洗头椅上，看着天花板，经历了那个永远让我觉得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下午——我唯一的使命大概是躺在椅子上，无论水是否真是烫得人难以忍受，都漠然地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阵势，任洗头姐姐在我的头上一次又一次地涂抹上据说功能不同的洗发水，像是大厨在腌渍一块长毛的肉排。

我能看到我的头发在洗发水中间飘荡的样子，啊不，我只看得见天花板，头发和洗头姐姐温柔的手都是我的幻觉罢。她抹了第六道洗发液，然后满意地拍拍我已经被洗的足够干净的头，为我做了一个象征性的按摩，催我起来。这时我便知道了为什么特殊行业多窝藏在洗头店里——人觉得自己足够干净了，体面了，这时又恰有一个人那么细腻地抚摸你，然后想入非非也就怪不得谁了。

从洗头椅上起来，腌好的肉排粘了已经被清洗顺畅的毛，柔柔地贴在头皮上，要上刀了，冷冰冰的刀锋在头皮上滑动的时候，你又想念那个洗头的姑娘了，或者说你又想念她在不厌其烦地挠你头发以后那轻轻的一拍了——就像是母猴捉跳蚤一般的温柔，嗯，你爱这样猴王一般的享受。总而言之，你又在中大的理发店里想入非非了。

说到底，还是怪你是从猴子来的。

啊，中大是有一个理发店的，而那洗六次头的服务也是戳人心窝，恰到好处的，甚是让人喜欢，甚至是让人升腾起不恰当的，猴子似的喜欢。

于是从那以后，我再同人谈起中大的理发店的时候，总是说：“中大是有一个理发店的”，然后把后面半句话吞到嘴里，当做是一种含了坏笑的默契。对方若是从未去过中大的理发店，那他便只当听到了都市传说中的小故事一样“中大是有一个理发店的”，更也不会考虑去，只是回应一个同志般的微笑；而倘若对方也深谙此道，深深地被洗头后的爱抚所征服，那他便也报以一个同志般的微笑——等着吧，等着吧，你若是真的懂“中大是有一个理发店的”的含义，我们迟早会在隔壁的洗头椅上再一次默契地相视一笑的。

染髮
Colour
局部電髮
Top Perm
晚裝、卷筒
Setting
Business Hour:
Monday~Saturday 10:00am
Sunday & Public Holiday Clo
TEL: 2994 4919

C
OME

Service It

小童同價
dry apply to children

服務不包括
ng not include a shamp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獨家
考題



城食记

文：景深 美编：嘿嘿君





来香港念书之前，我对这座一千公里外的城市唯一的印象大概就是“美食天堂”了吧。然而对这称号的一点向往也在第一学期经历

学校食堂轮番折磨后消磨殆尽。于是和小伙伴冲出大山走向城里，在一间间食肆打卡，抚慰自己的胃之外顺便加深对所谓美食天堂的认知。在餐厅大快朵颐的我脑海里总会闪现一个小人，提起笔在记事本的愿望清单上痛快地打了一溜儿对勾，带着意料之中的欣喜和意料之外的一点骄傲。而今在繁杂的记忆里捡拾与“食”有关的吉光片羽，第一个涌上脑海的，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餐厅抑或大排长龙的人气甜品，只是一家小小的粥铺——富记。

在一座号称汇聚世界美食的城市里，本地的粥品和高大上的西餐、日料相比，似乎总是谦卑地退到角落，不声不响地在每一个夜晚默默慰藉食客的胃。而我与富记的相遇也是在一个雨夜，和友人在旺角闲逛，七拐八拐，在一个略显破落的街口，走进一家毫不起眼的铺头。

店里很安静，食客大多是本地人，弥漫着低低的广东话闲谈的声音。桌子是桌面略微刮花的老旧黄色餐桌，天花板上的白色灯散发着安静又有些昏暗的光。我们怯怯地打量菜单，脑子里飞快地搜刮着初粤里学过的那一点可怜的粤语，试图拼出菜名。最后只好指着某一个名字，小声跟阿姐讲，“呢个”，“係啊”，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混了过去。粥端上来的时候，也不觉得有多新奇。倒是分量喜人，白色瓷碗盛得满，粥紧紧逼近碗沿。荤料倒是不显山不露水，唯余白粥上星星点点的葱绿。白米煮得稀烂，米粒全然看不出半点。适逢冬日，热腾腾的一碗及第粥，在雨夜都氤氲起一团和煦的白雾。我舀起一勺，耐心地吹了许久，才慢慢入口品尝。白粥温润绵滑，有如一股暖流入胃。是暖，是香，还是鲜？我竟找不出什么辞藻形容，刹那间没来由地认为粥的味道就应当如此，找不出一句驳辞。粥里加了猪肝猪心，用勺子一舀方觉料足。肉是温和的淡粉色。起初担心肉与粥同食会充满腥气，出乎意料的是，这粥烫得极好，全无半点腥味。细细咀嚼，猪肉的鲜味经历缓冲，不是一口气冲进口腔而是一丝丝荡漾开来，慢慢占领整个口腔，刹那间唇齿留鲜。随后这鲜味一点点消融在白粥的温和醇厚里，留低一点温热，有如在清冷冬夜围着炉火，眼见心知皆是满满的暖意。我与友人此时已顾不得说话，只





来得及埋头吃粥。一碗粥见底，只觉舒畅，顺口顺心。想着也是奇怪，我享用着这粥，一时讲不出它特别在哪里，可是视觉味觉嗅觉统统告诉我有关食物的记忆足以穿越千里，不论北国南国，今夕何夕。仿佛在龙城，华灯初上的夜晚，裹着棉袄迎着朔风，呵出一小团白气搓着手，走过两个路口和友人一起喝的粥是如此；又仿佛在故城，晚自习结束拖着饥饿的胃回家，远远就看到电灯加上窗玻璃的雾气把七楼之上的厨房晕染成一片暖黄的混沌，进门母亲端出熬的白米粥，痛痛快快喝一大口——即便因为心急火燎被烫到，可是那粥，也像今夜这一碗及第粥一般自然而然罢。在异乡静静喝完一碗粥，只觉心头一暖。一碗粥看似平淡无奇，却忽地让人感到宾至如归。我没料想到，旧时光的出现如此猝不及防，譬如说轻易地被一碗粥唤醒。

然而时过境迁，过往旧事终究难以倒带重来。只是白粥的雾气，香味，入口的感觉依然清晰如昨。也是在那一刻，怀乡之外，也对现时生活的这座城生发一点感慨。抛却购物天堂美食天堂种种名号，在某种程度上，这里是一座不设防的岛。它纵容旺角的夜晚霓虹闪烁有如白昼，也不妨碍破落小铺在陋巷静静发光。它看着各国美食的海外分店处处扩张，也轻轻地伸出手，阻挡古旧街坊还有大排档的消亡。四围高耸的摩天楼间，依然听得到老字号店铺舒缓绵长的呼吸。水泥森林里酒绿灯红笙歌未停，可是这座岛有一颗很大的心，接纳精英，也包容任何草根。 ■





谈风

作者：熙河兰湟弓箭手
美编：晓曦



不久前朋友圈内热议两件事，一是内地生宿位之争，二是港中大排名之窘。

香港地价高昂，“房屋”、“宿位”等就格外敏感。逼仄的蚊式单位和笼屋与荆花维港一起成为了香港的象征。

每每与本地生谈起宿位，皆是愁云紧锁。

学制改变后，宿位犹紧。于是，时任校长刘遵义力排众议，兴建五所新书院以解燃眉之急。刘校长落任后不到一年，学校就首次动议削减非本地生宿位。时过境迁，我们又将面临宿位之争。

我有幸亲临九月的宿位大会，在座之真知灼见让我着实佩服。情理，楼价，通勤，招生，非本地生疑虑之处皆有人提出。最终问答方向趋一：宿分怎么办？

提到宿分，笔者心中不寒而栗。

宿分分两部分：衡量家住远近的“距离分”和参与活动的“贡献分”。如果不计距离分，内地生需以舍堂贡献竞争宿位，实则强人所难。

香港的舍堂不仅仅是舍堂。例如港大舍堂活动，读者想必略知一二。上了一天课，回了宿舍还要练球练歌，甚至行至山下大喊口号。也许心中正惦念着明天金融课的midterm，但也得半推半就，彻夜奔忙。

旧年来港，除了求学，也是想求自由。我也很感激中大在香港高校的宿位乱世中给我们一个避风港，在舍堂活动上给我们充分的选择自由。而当这个避风港沦陷以后，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港生将得宿位之惠，舍堂文化也将不可避免地闯入内地生的生活，这似乎符合吴教授在宿位大会上提出的“让更多本地生接受舍堂文化的群育”“帮助非本地生融入香港”。





那么，这种“舍堂文化”究竟是什么呢？是努力学习，报效香港么？是遵纪守法，严于律己么？是博文约礼，尊重他人么？笔者经历之舍堂活动，除九点半的糖水，皆不过午夜不罢休。晚上在宿舍温书，推门洗漱者，络绎不绝。有时夜晚十二点，已洗漱就寝，忽有人推门，问：“去不去食夜宵？”凌晨常有人尽兴而归，嬉笑顽耍之声，透墙震耳。遇课堂、迎新，则不眠不休，于大堂竭力狂欢，飙歌，dembeat。上学期，宿生会每晚凌晨训练拔河，无视舍堂纪律，响闹聒噪不绝于耳，安眠都成了奢求。九月迎新，一晚宿生会组织去旺角饮食，宿生会庄员盛情难却，加之那晚我也空闲，便随他们去了。哪知九点半开始吃，吃到十一点半还没有打道回府的意思。不禁担心起明日的八半。最后侥幸赶末班地铁回了中大。

返乡，与故友谈及中大舍堂风气，皆瞠目而费解。为中大做宣传时，有学弟学妹问起舍堂，搪塞而终。

余不才，以为大学者，称之为“学”，必精学；不精者，亦应敬学；再否，勿纵怠恶学。敢问中大诸舍堂几何。

回头再看中大近年急降的排名，有些问题的答案似乎自然显现。虽然排名标准不一，仅作参考，然观近年各个榜单、各个专业的排名，中大进退几何？单一榜单的排名也许偏颇，但将所有排名放在一起参考，得出的问题也许就有反思的价值。

笔者大一圈于学分之限，加之主修抉择歧路亡羊，就漏修了一门基础课，今后选课、交换、进修贻害无穷。回想大一，语文通识占了半壁江山，反而误了本业。同房学系的院长曾说：“三年改四年后，我们能教的东西反而少了。”专业大局未定而盲求其他，合理否？





至于专业课的广度深度，笔者除本专业外了解甚少，不妄加评论。

宿位大会上，有人问：“填志愿时，如无宿位，见中大复旦排名不相上下，你去哪个？”异口同声的“复旦”响彻演讲厅。然平心而论，中大之学风，与复旦相较，几何？与中科乎（笑）？与中山乎？与中大深圳乎？

中大一直坚持全人教育，“大学教育的本质就是模塑生命、帮助年轻人发展为思想成熟、才德兼备的成人。”吾与此也。然，全人教育和专业精进，孰轻孰重，不敢妄评。

上学期一节编程课，几十个人的班，最后班里稀稀落落；到期末的project走堂者就阵脚大乱；开学大〇组聚，酒过三巡，天色不早，我欲告辞，几个组友笑着说：“你又要回去温书么？现在为什么要看书？”；去年，隔壁居二人，精力旺盛，打机不觉日夜，唯粗口频出，穿云裂石，声浪扰人，虽final迫近而我行我素……或许这些都只是个别现象，但如果“个别现象”俯拾即是，其义不言而喻。

中大一位高层领导曾说：

“你谂吓，年轻人11点先起身嘛，八点半要佢上堂，就算人返到，脑仍在枕头。在网上你自己睇完，答几条问题，然后返来同老师讨论，可能是个好方法。”

今年五月，一个初衷无可厚非联谊活动，在学生会撰文反对数日后，被取消。

十一点起床，瞌睡，走堂，这些似乎都被当成了常态，甚至想要教学方式配合这些个人习惯。有时甚至可以为此失信。





曾经中大坚持推行英文教学，批评学生报的色情版，雷厉风行地落实校园发展计划，虽当时遭到一些反对，而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如今中大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如果就此一叶障目，粉饰太平之嫌难辞。世间万物，顺其自然，唯熵增一途，昏昏然而乱。宜端正，宜规矩。然自旧年，方谈“规矩”，则人驳曰：“自由何汝知？笼鸟病苍穹也”。然何为自由邪？北有深林恶水，禽兽相食，无礼法以正行，其为自由邪？南有大国，好享乐，酒池肉林，民以啖肉饮酒为业，多啖拜相，豪饮封侯，虽有法度，亦嘉恣欲，其为自由邪？中原有小邦，人耻蔽人，国有纲而人有度，行其所愿而有所不为，其为自由邪？

笔者才疏学浅，妄谈“大学”，实则为见闻所动。偏颇之处，望见谅。卷五





暮然回首，人在何处？

——记光影之《花样年华》

文：开耳 美编：嘿嘿君





有些相遇，也许本不该出现，但有些人还是会碰面。

有些感情，也许本不该萌生，但有些风景还是要路过。如果苏丽珍与周慕云不曾相遇，那这个故事会不会被改写？如果真的有两张船票，那故事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如果……这无数个假设在众多观影者心中画下了一个又一个圈，而赋予它们生命力的便是王家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远离大陆的饥荒灾害，也远离刚被国民党统治不久并不太平的台湾，祥和与繁荣是它的代名词，在如此环境下，似乎每一段离愁别恨都那么平淡无奇，每一段爱恨痴缠都不见波澜。而在平凡背后总有一个会说故事的人，将人们不经意间忽略的事情描绘得栩栩如生。

《花样年华》简单来讲只是描写了婚外情，它讲述了一种“错爱”。苏丽珍的丈夫与周慕云的妻子爱上了彼此，而被伴侣抛弃的苏周二人开始注意对方，渐渐有了交集，他们尝试以经历者的方式去相处，终于在不经意间两人暗生情愫，压抑的相处，压抑的离散。这部电影的剧情如此简明，但是呈现出来的整体却张力十足、看罢令人久久沉溺，我想这也算是王家卫电影的特点之一了。也许我们想到了影片中生动摇曳的旗袍、富有内敛气息的灯光、眼神交锋的不同姿态和暧昧陈旧的场景，那些极度富有艺术感的镜头，构成了这部电影的美感。我总觉得真正的艺术，

深度追寻的并不是率性美，而是含蓄婉约美，它颇具宋词的韵质。让观影者在含蓄与隐晦之中慢慢摸索，去探寻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情感和内涵，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则成功的由内而外、从头到尾的做到了这一点。剧情起初，苏丽珍与丈夫搬来新居，苏与周第一次相见是在忙乱的搬家之时，也许从书籍的归还便早已注定了他们之间的缘分。乌眉黑发，她的眼线微微上翘，苏丽珍眼角眉梢皆透露着一种风情，似乎一眨眼一回眸，便丛生清淡的妩媚。麻将桌上她的丈夫与另一个女人的情愫早已显露出来，周慕云的妻子又提着她再熟悉不过的包，敏感而沉默的她察觉出了不妙。苏丽珍曼妙缓慢的步履似乎在倾诉着一个女人的孤寂与冷淡，被背叛后的心凉如寒冰，谁又能来融化。直到遇见他，周慕云，这个住在她隔壁与她有相同经历的男人，她开始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情绪，他们在相识中互相尝试对方爱人的足迹，但是未曾料到自己却陷入了迷雾般的爱情之中。来来去去的面铺，苏周二人在这条窄小而幽静的街巷中内心潮涌，眼光中刻意掩藏的情绪还是被梁朝伟那神来之笔的眉眼演绎出暧昧的味道。每次下雨，他们总会相遇，这雨，代表着什么？也许是想浇灭两人躁动难安的心。故事便这样进入了高潮，是的，他们的花样年华才刚刚开始。周慕云与苏丽珍的爱情不同于柴米油盐之情，而是出尘的精神相交。两人都爱看武侠小说，他与苏丽珍在不同空间进行着相同的事情——心有灵犀的埋头



写作。他们互相体验对方那颗破碎的心灵，又在黑夜中紧紧“相拥”。他们的关系委婉冷静，那晚苏丽珍想留在他身边过夜，周慕云冷静的说我与他们不同，这抑制到尘埃里的情爱欲来还休，他们有着渴望冲破世俗的勇气，却总被世俗之人之事所阻挠。两个受伤的人彼此疗伤，似乎早已忘记了过去的背叛。只是事实如此无奈，总是有无限伤怀阻拦他带她走。苏丽珍作为一个思想保守观念传统的女性，她无法踏出那层桎梏，在反复尝试与自己丈夫分别决裂之后才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这么决绝，只是此时她也许察觉到了比丈夫更重要的是与周慕云的爱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苏丽珍一向冷淡的表达和习惯压抑的个性使她不懂爱的表达。这样的情感在影片中看似晦涩，但关于爱的表达其实不止一处：苏丽珍旗袍颜色的变化是心情，也有爱情带来的喜怒哀乐；他们眼波微微的转动、走路的步伐、等待中的神态、他们在一起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苏丽珍为周慕云做芝麻糊等等。这些都是动人的诉说，细微之间又见真挚。在从面铺回家的小巷中，两人眼波温柔而内敛的传达绵绵情意，一砖一瓦都被他们涌动的爱慕情绪所感染，那时世界都是他们的。在古旧的

出租车上，苏丽珍小心而谨慎的慢慢靠在周慕云肩头，她终于肯对自己一点点妥协，正因为这种珍贵，所以更加使影迷动容。影片中最激烈的情绪爆发便是在演戏时，她害怕周慕云会走，主动牵起他的手趴在他肩头狠狠的哭泣。他们唯一敢完全流露出真实情绪的便是戏中戏，可是这戏都与主人公的归宿是相反的。第一场戏，苏丽珍与周慕云已经爱上彼此，他扮演她的丈夫，她来质问他在外面有没有女人，想通过这场假演来真的与他丈夫决裂。第二场戏，苏丽珍说她丈夫回家了，让他不要再来找她，周慕云便说要离开她，她痛哭，他说不会的。这两场戏，苏丽珍最后还是等待着他的丈夫，周慕云最终还是从她那里买了一张船票离开了她。戏剧与生活从不重合，导演将生活的原本面目呈现了出来。故事的最后，周慕云坐船去了新加坡，他依然想念她。苏丽珍独自一人在香港，她去新加坡看过他，在他的房间里兜兜转转，穿着以前他们约会后落在他房间的拖鞋，回忆着过去的岁月。苏丽珍打电话给周慕云的报社，沉默不语。两人都明白了什么，可是沉默依然是最适合他们的交流方式，从始到终，都是云雾缭绕但如此



明晰的情感。苏丽珍回到香港看着旧屋早已物是人非，曾经背叛过他们的人也许依然生活在那，她独自带着庸生生活，庸生是谁，是那晚他们相会的印记吗，也许我们不用再知道。周慕云到柬埔寨的寺庙里，动情的对树洞诉说了他存放了好几年的心情。苏丽珍去新加坡代表着告别，周慕云去柬埔寨也是一种告别的仪式，各自无声却又深刻。故事到这里，我禁不住想起了唐代诗人张籍的《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王家卫的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独特的色调和灯光，还有他个人风格十分浓郁的台词。春光乍泄偏绿色调，阿飞正传偏蓝色的冷色调，花样年华是偏昏暗的红黄色调。花样年华主题逃不开情爱与欲望，这种自制而压抑的情感被暗黄与暗红的灯光演绎的恰到好处，将剧本中整体的沉郁色彩描绘的活灵活现，而时常生出沉郁的黑色色调，也在暗示着它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电影—盏台灯、一顶街灯、一部电话、一个保温饭盒，就组成了这部影片的特色元素，它们都是富有怀旧色彩、造型简约但是一点都不简单的，这些道具的出现注定会说明一个日常而隐晦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苏丽珍的二十三件旗袍，旗袍的颜色由明亮到暗淡再到明亮，最后偏于平淡，

其实它们的每一个颜色以及每一次出场都是导演精心设定用 来展现人物形象与情绪的，只从旗袍来看，也能够理解本片的起伏高潮。不会讲故事的编剧不是好导演，纵观影坛发展，只有会写剧本、善于挖掘生活与人性的导演才能将一部电影拍成经典，王家卫做到了。从他第一部影片开始，不管是专业的电影人还是业余的电影爱好者，赞赏他的不计其数，知乎里还有关于王家卫风格的句子的问答。他影响着无数的文艺片爱好者，无疑他是电影界的下棋人。花样年华作为两千年世纪之交的一部艺术影片，那时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已过，香港的娱乐鼎盛时期已唱衰，而这一部电影出世后便获得多个奖项，也算是一场电影盛世的挽歌。王家卫说《花样年华》的拍摄采用了惊悚的手法，它是一部悬疑片。也许悬疑在周慕云起初的“复仇”，他想逐渐占有苏丽珍，对他妻子的背叛进行报复。也许悬疑在剧本的隐晦，贯穿全片的钟表在表达什么？2046的房间有什么象征？最后的拍摄地点为什么选在吴哥窟？苏丽珍最后牵着的小孩庸生又是谁的儿子？剧情扑朔迷离，值得玩味。也许又悬疑在周慕云的感情，苏丽珍作为一个传统女性，她的爱慕看似谨慎小心实则直接，她是简单的，而周慕云故意与苏丽珍产生恋情最后又远赴新加坡，他深陷爱恋的同时其实也负了苏丽珍，如果一个男人不敢迈出第一步，那么再勇敢的女人也会有提防。但所有的疑问，



最后都只变成了关于爱的遗憾。

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分别是梁朝伟与张曼玉，他们经常出现在王家卫的影片里，甚至有他们的身影便知道有一个墨镜王。据一篇报道说梁朝伟早年家庭拮据，他因此年少时便出来料理家庭、独当一面。他爱读书，所以才造就了不同于常人的雅致气息，他早年的家庭与生活经历也许使他本身的忧郁气质发挥的淋漓尽致，还有，梁朝伟的眼睛本就是一位“好演员”，只要有故事，他的眼睛便能恰到好处的演绎出来，无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他的眼睛就像是一位隐形的演员。张曼玉出道初期被人们称为“花瓶”，后来经过岁月的沉淀，经过一部部电影的历练，不断的得到大众与专业人士的认可，她天生优雅的气场、曼妙婀娜的身材，以及拿捏完美的演技在花样年华中完整的呈现出来，后来，她慢慢隐退，但影坛却一直留着她的传奇。而现实中的梁朝伟与张曼玉似乎也有一些说不清的情缘。

王家卫拍摄的六十年代三部曲是《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46》。花样年华更像是2046的伏笔，周慕云在电影2046中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形象，他说哪有那么多一生一世，所以习惯了露水情缘，他在2046中反

中反反复复玩弄女人，其实只是想掩盖那份对苏丽珍的爱与怀念，而事实总是欲盖弥彰，他也许会因为错过而忏悔。在花样年华之前的阿飞正传里，苏丽珍被阿飞旭仔欺骗了感情，但是在花样年华中她最终被另一个阿飞“周慕云”救赎。其实三部影片中的苏丽珍都是渴望爱且想要得到爱的可怜人。这三部影片中，花样年华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它不仅在讲述着爱情、讲述着遗憾与错过，还讲述着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时代不断更迭但人类却无能为力制止的变化。

花样年华过去了十五年，王家卫在它之后又陆陆续续拍了几部大获好评的片子。可是至今，那首伴随着苏丽珍曼妙的步伐、伴随着周苏二人萌动的相遇的提琴曲，依然萦绕在心头。还是会感叹于这部电影光与影组合的实在妙不可言。这种闷闷的令人后知后觉的痛感，这种通过杜可风的视角看到的物哀之感，令人久久回味不已。不禁感叹经典就是经典，时间越久，它便越发沉淀。



独行
艺眼

评 我的少女時代

Our Times

——打动你的不是她的少女时代，

是你自己的少女时代

章仔最爱的立牌
是“文章”这我們同班三年
一直想對你說“謝謝你的愛”

希望你的章仔Baby

文：孟教授
美编：嘿嘿君

友谊長存

百事可樂



我不知道多少女性观众看完《我的少女时代》的第一句话是“徐太宇好帅啊——不是言承旭那个”。我去翻了少年徐太宇的饰演者王大陆的Instagram，那下面种种女粉丝的花痴评论真是一如当年柯震东的柯景腾般炸开的。

看之前，抱着百分之七十的期待去的，毕竟对湾湾的青春电影还是有信心的，《那些年》从男生视角讲故事，《少女时代》作为早已在各式言情小说里烂大街的女性视角，我很好奇它能讲出什么符合广大少女们期待的故事。

坦率地说，剧情发展在后半段很多地方暴露了编剧脑洞的局限性，老梗太多，反转太苏，演员换脸让观众有强烈的错乱感，如果说以上种种削弱了我对本片的评价，那么我最后的给分是——80分。这80分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男女主演演技真的不错，看得出来导演很会调教人，我记得之前看他们剧组上康熙，王大陆完全没有任何吸引我的地方，当时我觉得这个演员要演个道明寺那一型的社会哥但是他气场完全不足嘛，导演也说他不明白怎么演，所以教了他很久，结果银幕上效果真的很惊艳，王大陆简直就是徐太宇，就是一高的老大，没有其他人了；女主角演林真心基本就是本色出演吧，角色没什么违和感，同样好评。

其次剧里笑点泪点都很充足，笑点很多而且很有诚意，看得出来不是把观众当成低能儿写出的剧情，真的很用心而且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去的是晚场，有些场景笑得全影院的人都high得停不下来。

然后最重要的呢，是这个故事本身。我当时的感觉是，林真心就是我啊，15、6岁时那个平凡的、拼命想着讨人喜欢却又无法受瞩目的那个壁花少女。尽管没有一个徐太宇那样的大帅哥来招惹我，来成为我青春期“那唯一尚未崩坏的角落”，生活一路平淡得像一杯放了个把月的白开水，却无法忽视那相似的自卑和心酸。

那时候你忘不了的那个单车少年，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喜欢上你，你为他写下了一整沓朝夕更替的心情，但那对他，也不过是并不重要的n分之一，我们的初恋，到底都会输给陶敏敏这样的女生。

你所有的自卑、妒忌、伤心和自勉，仿佛都在那个年纪里，给了那些陶敏敏和欧阳非凡。你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希望快点长高变瘦变美，你委屈地咬着下嘴唇——可是并没有一个灵到像徐太宇那样的男生，流星掉下来时还许愿说要跟你在一起。

每个少女在青春期的成长史，都可以被拿出来作为一整本书的素材，有多少遗憾和苦闷，成年之后往往需要一生的时间去慢慢治愈自己。青春期肥胖的人受到了嘲笑，成年后可能会对自己的体型



严苛到不近油水；青春期时不懂得人情变通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成年后可能会八面玲珑到一分钟也不敢懈怠。

因为在我们最羞怯地期待着爱的年纪里，因为自身种种所短而被罚求不得爱，被划为不值得爱，被定义没资格爱，被打入到爱的十八层地狱之下去——所以我们好不容易从那不被肯定的队列里挣扎着爬出来，心惊胆战地看着身后几公尺处的万丈深渊，不甘和惧怕都被囫囵地吞咽在一把冷汗里，来不及抱怨，只剩下拼命地逃离。

在那样遍布着荆棘和蝙蝠的险恶的青春期摸爬滚打过来，仍然积极向上热爱生活，依然有勇气面对生活出其不意的玩笑和落差——每一个这样的少女，都值得被嘉奖，都值得被拥抱并被大声地告诉：“你是值得被爱的”。

所以电影最后徐太宇和林真心是要在一起的。你们都不要嫉妒林真心，不要吐槽“这怎么可能”，不要说“虽然演陶敏敏的那个不怎么正可是徐太宇这么帅按道理一定是会跟陶敏敏这种人在一起的”，不要骂编剧为了取悦观众丧失逻辑性——你们要告诉自己，林真心，值得爱，值得被爱，值得一段被爱充填的青春。

敬所有值得被爱的少女。
签名



獨立時代
行吟

醫羽

美編.. 晚晴
作者.. 蔡璐





“阿乙，你去把那面纱网拉直了。”被唤作阿乙的男孩梳着整洁的发髻，阳光将他的脖颈晒得发红，只见他利落地翻开浸泡在海水里的纱网，抖落沙粒后将纱网挂在海边的架子上，这块纱便顺从地柔软下来，整套动作像上了发条般有序。

这时太阳已经缓缓落下，远方的海平面留恋地披上一层余晖，阿乙盯着眼前筐筐里活蹦乱跳的鱼，感到眼睛的痛楚，原来是借着昏暗光线的原因。

家就在不远处的滩涂边上，刚刚落成的屋子矮小穷酸，好像随时都会被海浪卷走的样子，作为家中长子的阿乙总是免不了地担心。母亲这个时候该从集市上回来了吧，阿乙仿佛能见着她身边的袋子空空如也，但若是运气不太好，里面还会有海产的剩余，但无论如何母亲是舍不得拿它们来做晚餐的，她只会偷偷将这些不太新鲜的比目鱼、绿鳍鱼混淆在第二天的海产堆里，总有视力不太好的老太太们会买走它们。

“哦阿乙你回来了呀，今天捕捞的成果如何？”姐姐佝着背小心翼翼地问道，她手里是修补了好几次的纱网，已经覆了脏灰的雪裤软塌塌地盖在她的膝盖上，而她的头几乎是贴近了这纱网。姐姐见阿乙没有搭话，便坐直了身子，掸了掸灰尘：“阿乙，能帮我看看我的左眼吗？近来总是无缘故地发疼。”阿乙放下锅具，径直走到姐姐面

前，先是凝视了一会儿她的左眼，再对着这眼微微吹气，姐姐禁不住失笑：“好凉呀。”阿乙不说话，又自管自地切起了生鱼片。

母亲进了门，还没来得及解下头巾就说开了：“今天在集市上碰到川越家的老夫人了，只是冷哼哼地走过去，不怎么搭理哩。”阿乙可以想象出对方因厌恶鱼腥气而捂住鼻子的模样，姐姐把纱网摆一边，脸色却变得模糊了。

这一椿事阿乙是知道的，川越家的公子跟自己的姐姐早就暗生情愫，只是大意的母亲没看出什么端倪来。两人是在芳岛亭的偶人节相识的，之后川越家的公子对姐姐一阵穷追不舍，可姐姐的态度一直含糊着，阿乙看到姐姐时常对着父亲的挂象发呆，他在十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没有再回来过。母亲是麻木的渔民，不能帮助什么，自己自十五岁后就辍了学在海滩边网鱼，快忘记掉学堂是什么样的了。





真是头疼啊，米饭烧熟后，一股闷闷地气体拍打在阿乙脸上，但他绝不能抱怨出口，海腥味跟可怕的魂灵一样附着在自己背上，恐怕一生都要与之为伴了吧。想到这阿乙拿起了木勺狠狠地把米饭打烂了。姐姐一声不吭地走过来，阿乙连盛了三下米饭到木碗里递给她，她点点头后再一声不吭地接过木碗转身离开。

隔天中午，阿乙收拾好了渔具，正准备去海边餐堂解决午饭，却不想看到川越家的公子出现了，而且手里提着被捆紧的蟹和蚌，发现阿乙后对方亮了亮眼，便招呼他过去。见到皮肤黝黑的阿乙后，他腾出一只手摸摸自己的头，憨憨地笑：“她不肯见我，心里真是难受啊。”阿乙闻到一股涩涩的酸胀味，随着咸咸的海风扑过来，应该是对方肠胃不太好以致的口腔气体，可是富人家的公子哥还会有这方面的疾病吗？这种平民病该是自己才会得的吧。阿乙不无黯然地想着。川越把手里的海产硬是塞进了阿乙的手里，然后自己的双手呈合闭状，眼神里带着恳求，阿乙觉得非常尴尬，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口才本不是很好的他只有勉强无助地摇摇头。烈日下，阿乙感受到海盐凝结在自己的小腿肚和胳膊上，动弹不得，最后，他挥挥手：“我先走了。”留下同被晒得发懵的川越。

傍晚回到家后，阿乙迫不及待将今天经历的事告诉姐姐，但任凭他如何激越地描述两个男人在暴晒下的无声场景，姐姐仍是低着头不做声，阿乙举起川越送的两只蟹，渴望着姐姐能丢来视线，但她仿佛患了失语症，

阿乙弯下腰，终于看到姐姐的左眼肿起了麦粒般大小的红黑色状物，他托了托姐姐的下巴，用类似小鹿的目光攀住她的眼神：“去诊所瞧瞧吧！”姐姐动了动嘴角，什么都没说，又开始缝补那纱网了。

往后川越之后又来找过阿乙几次，带来有关他和姐姐最新的进展消息：“一直没再理我”、“她在害怕什么呢”、“真是让人颓败呀！”阿乙的耳朵一直嗡嗡作响，但寡言的他不知作何回复。于是在伊势海边上，当地的渔民总能看到两个男人的无声对峙，渔家少年伏着美丽的狼的习性，吐出的是无边无际的沉默，而公子哥川越的身姿如剑般有力。但说时对峙怕是严重了些，可对方那副追求爱情的气势，竟是活生生要将阿乙生吞了去。





姐姐的左眼愈发浮肿，那一粒红黑色的东西扩张的速度叫人心惊，母亲和他都不断祈求海神，希望不要有什么事才好。每回姐姐看到这两个人虔诚地跪在门前的沙地上，朝着不远处的大海圣拜，她都冷下脸来不屑地摆摆手：过敏而已，这又是何必。姐姐的一举一动，就连她的手指尖、脚趾间都产生了悲薄的神秘感，在阿乙看来。

与此同时阿乙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成熟着，倒也没有轮到谈婚的地步，也没有分出时间考虑这些。大海一天天将他装扮得健美，壮硕的肌肉散发着古典的野性魅力，甚至可以媲美伯罗尼撒派青铜雕塑家所作的阿波罗，整个村庄的女孩都把目光投放在阿乙身上，仿佛他可笑地怀揣着夜明珠般，然而阿乙却更加无言着，他无时无刻不在计算着捞起的比目鱼可以换算的藩札①，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一套纹付羽织袴②、一双足袋③远远比不上握在手中的财币来得踏实。

大海拖着腥臭的双腿来回穿梭着纱网，纱网的网眼被海水撑得极大，网罗百态。

这天母亲从集市上回来时由于走得匆忙不小心崴了脚，阿乙托付姐姐去采摘些草叶，以便捣碎后给母亲敷药。姐姐只是低低地答应了声：“唔。”便提着小篮子推门而出。阿乙不知从何而来的灰败，在整理纱网时加重了力量，于是翻了两三下后这网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阿乙沉默着，这番力量震得母亲惊异，其实就连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啊呀呀咦！”第二天清晨，阿乙是被姐姐屋内的痛吟声给喊醒的，他连忙从自己床上跳下来，走近了那房间门口，只瞧见姐姐捂着那左眼，五官因疼痛而扭曲，头发则凌乱地披着，一副狼狈样。阿乙像是猜到些什么，他缓缓踱过去，心里是却是激动不已的颤抖，姐姐放下手，这左眼溃陷，黑糊糊一片，病变得厉害。她却窃窃地笑起来：“怕是看不太清了，但一定会结成翳的哩！”阿乙的心突然松了下来，像卸掉了一大网鱼那样轻盈。

自那以后，姐姐的左眼结了厚厚的翳。倒是自得其乐的想法，她轻盈地活了过来，好像是坚持了漫长没有止境的憋气，终于等到窒息前一秒，得到了天皇万分荣幸的特许，大口地呼吸着掺杂着腥味的海风。她许是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然后顺理成章地继续整理纱网。翳的话，倒是微不足道起来。阿乙估摸着恐怕有好一段时间家门口都不会出现暴晒下的无声场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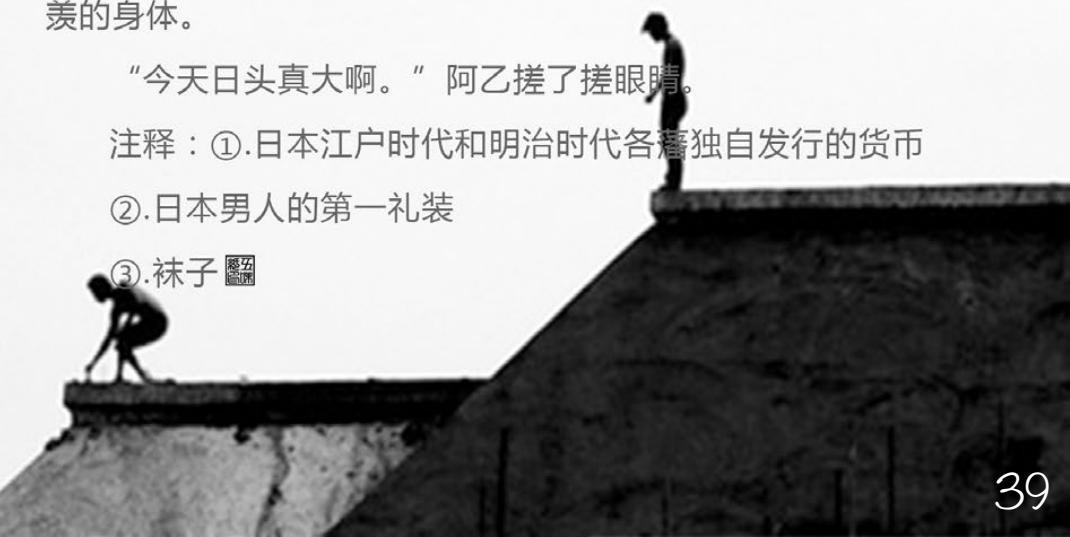
抬头望去，海滩上的咸腥味一一化为海雾隐去了阿乙令人慕羨的身体。

“今天日头真大啊。”阿乙搓了搓眼睛。

注释：①.日本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各藩独自发行的货币

②.日本男人的第一礼装

③.袜子





暗戀書

作者: 嶄嶢 美編: 晓曦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起。火山灰上要英勇地長出新苗，不知要再經過多少年，忍受乾癟空曠一望無際的孤獨。在那之前，所建構的龐貝古城有多麼恢弘輪奐，只有壓在最心底的枯骨才曉得。

暗戀實在是很反人性的一樣東西。

好像一個牢籠，生生把人圈在一方狹小的天地，並且以為這就是一切。可井中的青蛙是甘願被鎖在這裡的，它難道不曾歷過外面的世界嗎？

好像一個定時炸彈，說不準什麼時候就會爆發，把周圍的所有或珍貴或廉價的東西全部毀滅掉；可說不準過了多少年，就被丟棄在陰暗潮濕的倉庫裡漸漸啞火失效。

好像一座火山隱藏在身體裡。我不敢靠近你，因為我害怕肆意奔淌的岩漿把我淹沒，把你也淹沒。我願意穿過死蔭的幽谷，卻永遠不知道能不能抵達你的Eldorado。你能看到我眼中最深處的光彩嗎？你看到我被絕望慢慢啃噬的樣子嗎？好像螢的幼蟲吞噬蝸牛，一點一點注入麻醉的汁液，蝸牛在夢中融化，在夢的快意裡消逝，變成空殼的紀念和螢火蟲的光輝。

暗戀分明是很反人性的。明明想要靠近卻又同時具有著排斥的特性。強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就這樣微妙地共存著，可人們還是沒辦

法統一一個力場。暗戀中跑到了一條脫離常態的軌道，像嘈雜的噪音，沒有固定的規則的頻率。像捉摸不定的量子，在混沌裡流變。像波函數，在被你觀測到的時候瞬間崩毀。每天是錯亂的，無常的，每天已經察覺不到每天的流逝和陽光角度的變化，整個人與地球脫節。鋼尺劃過地面的刺耳，同時伴隨有驚悚然而無害的火星。笨重的鞋子碾過北方枯瘦的落葉時發出來的脆響，讓人心驚肉跳。純白的雪地裡出現的一行腳印，隨著春光融為自慚形穢的骯髒的泥水，不敢去投映天邊奪目的太陽。

火山懂得靜默，在靜默中有富士山的昳麗；凱風快晴。鳥語花香，雪圍木陰，壓抑、隱藏，醞藉的苦味亦自有其深韻。但是火山會死。什麼都會死。地殼變動，滄海桑田，一場好眠。

我曾垂釣最湍急的流水，卻有魚不經意地來到我腳下的小渦。我曾漫步最廣袤的原野，卻有飛鳥停棲在我肩上。可是啊，我沒有一汪清亮亮的池水，也沒有一把青蟲或穀梁。所以魚兒註定游遁，鳥兒必將逃亡。

淒淒則風起，殷殷其雷動。

所思無所在，清輝將掩翳。

峽雲分兩處，未乘一月明。藝文書院

獨立時代
行吟

作者：春虫八口
美編：晚曦

一剪沒





在还没市政改造的时候，街心花园过了马路是菜市场，一条狭窄的巷和同样狭窄的马路平行，只在武装部旁边朝外开了一个口。有了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散落一地的果皮菜叶作背景，坐镇武装部门口的那两头石狮子仿佛也没有那么威武逼人了。市场朝街的一面起着一溜平房，墙灰抹得不甚仔细，年岁久了，受了潮凸起来，墙面看上去竟是波浪起伏。我最喜欢去抠那凸起来的腻子，用指甲在空心的地方戳条缝，向外用力一带，噼里啪啦，连着一大块墙皮都脱落下来，露出里头的灰。只要你持之以恒，整面墙都能被你扒拉干净。小学毕业那个暑假，妈妈拎着菜出来，对抠墙的我说：“要不你干脆在这剪个头吧，初中功课紧，怕你以后没时间打理头发。”我拍拍手，清掉指甲缝里的白腻子，“好。”

发廊就占着那排平房的其中一间，它紧挨着柯达照相和生辉烧卤，被财大气粗的左右挤成了细长的门面，幸而它和两家都不是竞争对手，才得以夹缝求生。店门口一个条纹状旋转着的灯，旋啊旋啊，心神好像都快被它吸进去。帮我剪头的师傅年纪比我妈大一点，所以按着我妈平时教诲叫她一声姨妈。虽然那时染烫

还未时兴，但那姨妈的手艺似乎也不太精，剪着剪着剪疼了我的耳朵，剪着剪着镜子里活脱脱一个男孩。现在想想，或许是当时真正的师傅根本没在店，“姨妈”可能真的只是个热心的姨妈，顺手揽了这活；或许是当时隔壁烧卤店的烧味卤好了，香气飘过来，本来身怀绝技的她因着记挂给家里带一条叉烧，以致分了心思岔了剪子。这些都无从考究了。当时只为着那便宜的不可思议的“友情价”，和好歹邻里相熟的“友情”，我妈和我都没对发型做出啥评价，持了保留意见。

拉开店门往外走的时候，外面起了风，吹得我的后脑勺一阵嘶啦啦的凉。我这才觉出，那曾经会随着我的步子蹦跳的马尾，此刻已经躺在深处的墙角的垃圾撮里，化为一团黑色的模糊。

后来我搬到了新的城市上学，后来这片街区被改造拆迁，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原本以为漫长无际的童年，去到终章也逃不过仓促收场，像疯长六年的毛糙一朝尽数剪去，也只唤起骤轻头颅的一瞬怅然。如今我隔着回忆的大雾努力查探，那些人事躺在遗忘的墙角，愈来愈看不分明。

列车即将进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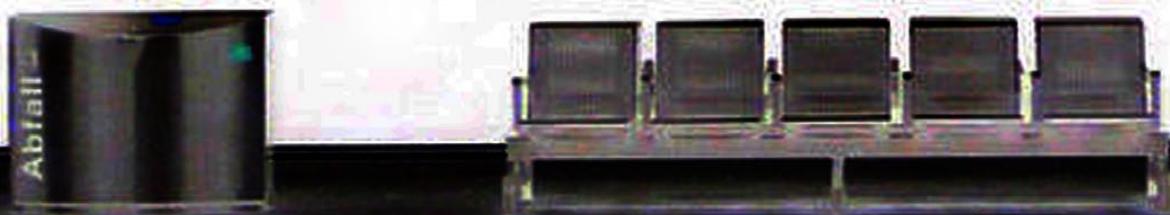
文/张天玉 图/K

北方被肃杀的严冬包裹着。就算是没有凛冽的寒风，冰冷的空气也使得凉意从皮肤蔓延至骨髓。冷白的天空下，光秃秃的枝桠仿佛地狱的大门中伸出来的枯爪。

这是一个小车站，南下的列车即将在这一站中途停留。轨道旁的站台上，只有三个人在等候。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一个抽着烟的男人，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女人。天气太冷了，他们坐在长椅上瑟瑟发抖。

列车还有很久才到站。这几个陌生人闲谈了起来，打算用对话来消磨等待的时间。聊了很长时间之后，列车还是不见踪影。最后他们决定，每个人都来讲述自己为何坐列车南下的故事。

于是，三个人各自的独白开始了。





戴眼镜的男人

“好，那就由我来开头。

“想想那年来北方的时候，我才二十几岁。是年轻人的斗志驱使我告别了家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准备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一开始我做过好几年的清洁工、建筑工人，也做过保安。不过我不甘心混成这样，就省吃俭用，攒钱坚持读夜校。去年，我终于在一家不算小的公司找到了一个文书的职位。面试成功的那天，我激动得不能自己。虽然工资并没高出多少，但这毕竟是我第一份体面的工作。

“开始上班之后，我被分到了一个特别小的办公隔间，转一下身子都会磕到头。和我们同层工作的经理们却是每人一个又大又舒服的办公室。那时我望着他们办公室的门，心里暗想，总有一天，其中一个房间会是我的。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注意力总是不知不觉间就移向了对面办公室工作的一个女经理。她……”

“你是想说你爱上她了？”抽着烟的男人问道。



“我算是慢慢地对她有了感觉吧。她很美，不是那种漂亮，而是一种很成熟的魅力。她的年纪应该比我大，烫着卷发，胸脯很圆润，小腿很白、很丰满……

“那一两个月，我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她。逐渐地，我对她的感觉越来越深。有一天我的经理让我帮忙把一份文件送到她的办公室。我拿着文件站在她办公室门口，心跳了好久，终于敲门进去了。她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温和亲切的人，我的紧张很快就消退了，讲完工作的事情还和她聊了一会天。

“后来我们在楼里、电梯里经常遇见，但也只是打招呼、说几句话而已。直到有一次，她问我下班后要不要出去喝一杯咖啡。我愣了一下神，然后拼命地点头。难道她知道我对她的感情？可为什么她这样一个有钱的女经理要约我这样一个公司最低级别的小员工？有很多问题在我脑海里闪过，但我还是如约和她一起喝了咖啡。

“那次我们聊得很愉快，我还给她讲了我一个人在北方奋斗的故事。她见我在这里举目无亲，竟然异常地关心我——后来上班时，她会带来自己做的饼干和点心给我吃。近半年来，我们关系越来越好，下了班经常一起离开办公室。她周末时还来过我的公寓，帮我做饭，甚至帮我打扫过房间。她的关心和照顾让我恍若来到了天堂，我从来不敢向她提出别的要求，只是希望能保持这样良好的关系。



“后来，她提出在她的公寓里一起吃晚饭。我当然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她的公寓非常大，装潢也异常华丽。我站在被她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客厅，看着她自己挑选的质感醇和的全皮沙发、印着繁复藤蔓花纹的巴洛克地毯、还有充满艺术气息的大理石雕塑。我们在桃花心木的餐桌旁坐定，她将刻着珠状花纹的银质餐具一一摆放整齐。就在她要去厨房端来准备好的晚餐之时，电话“铃铃铃”地响了。她拿起话筒，皱着眉头嗯了几声，然后挂断了电话。她轻轻地抚摸了我的头，让我稍等一会儿，就转身离开了公寓。我坐在原位等待着她。餐桌旁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她的照片，我凝神注视着照片中的她，她的微笑就如同希腊神话里美狄亚的魔法。我看了很久很久，她仍然没有回来。

“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就起身在公寓里四处看看。我走到了厨房里面。厨房没有窗户，温度也很凉。明晃晃的灯照亮了冷白的陶瓷台面，种类繁多的刀具整齐地倒插在木质的支架里，反射着亮光，角落里有一台巨大的冰箱。我发现并没有准备好的食物摆放在台上，于是打开冰箱，想看看她为我准备了什么食物。

“门开了，里面只冷冻着一袋袋鲜肉。我疑惑着打开右下角的抽屉，几个圆形的布满血丝的红色肉膜赫然映入眼帘。它们的构造相同，都是一面光滑，一面粗糙，还连接着一条长长的……是脐带！霎时间我明白了，这些是胎盘！我赶快关上抽屉，又把

目光移向上方的许多袋子。我把袋子的豁口撩开，发现有的是剥得整整齐齐的软骨，有的是又硬又白的骨头，还有的是带着血的肉块。只剩下左下角的抽屉没有打开了。我伸出手，触碰到冰凉的手把，然后拉开了抽屉。眼前的景象吓得我倒退了两步。全部都是没有剔骨切块的人的残肢，有胳膊、也有小腿……白花花的肉堆满了抽屉……

“我的腿已经软了，也不顾关上冰箱门，回头就要跑。然而她已经站在厨房的门口等待着我。原来她约我吃晚饭，而我正是她期待的腹中佳肴。这一刻时间都凝固了。她是猎人，是张着血盆大口的饿狼，而我是被逼到角落的猎物，是待宰的羔羊。进门时她让我喝下去的饮料的药力开始发作，我颤抖着瘫软在地上。闭上眼睛之前，我看到的只有她像美狄亚一样的微笑。





“后来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抽着烟的男人问道。

“我并没有逃。我昏迷之后，她就把我关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定时给我饭菜。我在黑暗的房间里不知时日。某一天房门处突然传来一丝光亮，是她打开了门。她告诉我她反悔了，她不想对我动手，让我走。

“我的心情复杂极了。到头来我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泯灭人性？她这样做是为了占有我吗？她让我走，是因为曾经真的对我产生过一丝感情？还是她厌恶我、排斥我、想要抛弃我？我不明白。当我站起来离开房间的那一刻，一股恨意突然升了起来。那一刻我意识到，我非常恨她。但是我对这样的恨无法掌控也无可奈何，于是径直离开了。

“我想彻底离开的时候到了，就来到了这里，打算坐上列车南下，远离这个地方。就这样。我的故事就是这样。”

抽着烟的男人

戴着眼镜的男人讲完，北风裹挟着沉默在车站冷冷地吹着。

过了一会儿，抽烟的男人用力嘬了一口，然后从鼻子和嘴中冒出一大片白烟。他咂了咂嘴，又咳了两声，说道：“下一个故事我来讲吧。”

其余的二人这才从上一个故事的气氛中缓过神来，把注意力投向了抽着烟的男人。

“很多年前，我和我妻子一起住在农村的一幢两层小房子里，守着山脚下的水稻田和棚里的几头牛。我和她俩人一起干农活、养鱼，偶尔到附近村里看看她的父母，日子过得还算舒服。结果有一天，你说谁能料想得到呢，灾难来了。

“凌晨的时候，一阵呼啸的狂风惊醒了我。我从床上坐起来，看到窗外电光在闪，雷轰隆隆地响。我赶快打开台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木质的桌子在颤动，勺子在玻璃杯子里发出当啷啷的脆响，粗大的房梁发出仿佛就要断裂的嘎嘎响声。我立刻想到：是地震！



“我拼命把还在熟睡的妻子摇醒，叫她跟我往外跑。

但我们刚一下床，屋子四面的墙壁开始像包饺子一样卷塌下来。整个世界晃晃悠悠，我们都吓傻了，好像是在跟着房子往一个万丈深渊里不停地落。我拉着她向卧室门口冲过去。但门的结构扭曲变形，无论我怎么用力去撞，门都纹丝不动。天花板已经开始倾斜，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逃出那栋房子。卧室的窗户在震颤中碎成块状向下掉，我松开握住妻子的手，用拳头把窗框周围的碎玻璃敲掉，告诉她跟着我跳下去。我从二楼纵身一跃，在地面上一滚，站起身来，伸出手来接她。她站在窗边，颤抖着把腿向外伸，然而霎时间砖头瓦块哗哗地响，屋子轰然倒下了。顿时漫天尘土，乌烟瘴气。卧室唯一的光亮在房子倒塌的瞬间熄灭，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只知道疯狂地叫着妻子的名字。但是我听不到回应。

“大地的震颤渐渐消失了。黑夜里，一丝光亮都没有，连月亮都被死亡一般的帷幔挡住了。我不敢离开，就在原地守着断壁残瓦和我不知生死的妻子。在不停的呼唤中我昏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片混沌中，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是妻子！她还活着！我身体里全部的血液开始上涌，疯狂地跳起来冲向那片废墟。她一半的身子在废墟之下，然而头部却正好卡在石板之间。她看到我，嘴角上翘了一下，然而眼睛却不能完全张开，嘴唇也是发白的。我叫她挺住，然后挪去了最上方

半压在她手臂上的石板。现在我看清了，她被压在了掉落的房梁之下。

“我们住的地方人烟稀少，然而一天已经过去了，附近总不会没有救援的人。我叫她挺住，之后开始向任何可能有人的地方跑。我一路跑一路四处寻找，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漫天迷雾阻挡着我的视线，石灰、黄土、烟尘四处弥漫，无论哪里都空寂无声。

“跑着跑着，巨大的雨点开始掉落在身上。一颗、两颗、三颗，之后就是一片雨幕浇盖了我。地震加上降雨，我的脑海里只闪过了三个字，泥石流！我折身向回跑，在筋疲力尽中我只有靠在脑海中想着妻子的容貌才得以坚持下去。当我跑回原地，妻子还在虚弱地喘息。她看到我，连表情都消失了，苍白的嘴唇动了动，说：下雨了。雨水滴在她的睫毛上，她的眼睛眨了一下。

“我已经丧失了理智，用手刨开废墟最上方的所有碎石。然而压住妻子的巨大房梁，就算是我用尽全力，它又怎么会动一丝一毫呢……我满手是血，绝望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妻子。我想一拳打碎房梁，想突然爆发力量把它抬起来，然而我只能看着她被压在下面什么都做不了。我知道蓄积中的泥石流就快冲下来了。她当然什么都明白。她小声说，你走吧，快走。

“我的脑海里顿时充满了妻子的头在泥水中挣扎的情景。



石头、恶臭的雨水、脏土混杂在一起，冲进她的鼻子、她的耳朵、她的眼睛……她的身体被禁锢在碎石乱瓦之中，被汹涌的泥泞穿透，然而她的意识却是清醒的，痛苦的感知被无限放大……

“想到这些，我毛骨悚然。瓢泼大雨浇灭了我的疯狂，我沉静下来，站在废墟边，呆滞地站着，看着雨水滑过她的脸。很久之后，我终于伸手捡起了一块砖。我举起砖，朝着妻子美丽的脑袋砸上去。一下，两下，我不敢去看，然而脑壳碎裂的响声盖过了大雨的哗哗响声，传到我脑海的最深处。喀啦，喀啦。

“我扔掉沾满血的砖块，向地势高的地方跑。后来我看到泥石流淹没了山脚，但妻子已经不会感觉到溺死的痛苦。”

男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一些烟圈。“地震过后我什么都没有了，房子、亲人，什么都没了。我坐火车来到了这里，打算忘掉失去她的痛苦。

“然而这么多年来，那天的场景总是出现在梦中，消散不去。噩梦一遍一遍地重复，我总是看到妻子那颗美丽的头颅，还有我沾满血的双手。我总觉得那个地方还在召唤着我。或许是她在召唤着我，叫我不要逃避，叫我回去永远地陪着她。

“我想，我永远都躲不掉了。她已经不在了，但她又一直都在，她的魂魄缠绕着我，勒紧了我，让我窒息。最后我决定回去，因为我想清楚了，再怎么试图逃避，都只是徒劳。”

年轻的女人

最后一个要发言的，是年轻的女人。她先是叹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我很迷茫，不知道该往哪去。以后的日子里我可能要开始四处游荡了。我不想离开，但是我必须逃离这个地方。

“我是一个芭蕾舞演员。前几年，我还是舞团里的首席演员，最耀眼的明星。跳舞对于我而言是呼吸一样重要的事情。我爱的是在聚光灯亮起时感受着无数注视的目光，在舞台中央感受着其他舞者的围绕，还有在谢幕时感受着潮水般涌动的掌声……但是，最后一次体验这些，已经是快一年以前了。

“在我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男人。他外表并不算英俊，但他很懂得用甜言蜜语哄女人的心。一个为了舞蹈事业而夜以继日练习、心力交瘁的女人，心里最渴望的就是关怀，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关怀。

“很快我们就同居了。那段时间我非常幸福。无论排练多么辛苦，回家后总有那么一个宽厚结实的臂膀可以去依靠，是很温暖的一件事……



“但是后来，我怀孕了。对于一个芭蕾舞演员来讲，怀孕是最为可怕的一件事。有多少年轻的演员都虎视眈眈地盯着首席演员的宝座，一旦休假生子，不仅首席的位置拱手让人，身形和灵活度都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调整。我必须要打掉孩子。

“那天，我告诉他我怀孕了，要他陪我去做人流手术。他的表情先是震惊，然后眼睛突然瞪得浑圆，说不可能把孩子打掉，拉着我要去办结婚手续。我甩开他的手，告诉他我的态度有多坚决。我们从未吵过架，然而一瞬间仿佛是点燃了火药库，我们开始声嘶力竭地吵起来。最终，他摔门而去。我不停地哭，打算第二天独自打掉孩子，和他从此分道扬镳。

“第二天我请了假，一个人去了家附近的医院。意外的是，在医院门口，我被一只手拦住了。这只大手用力勾住我的肩膀，阻止我向前走。我心头一颤，转身发现果然是他。还没等我缓过神，他一把抱起我，带着我往家的方向疾步走去。我咬他的肩膀，拼命打他，大声嘶喊，然而路人都只是漠视我的挣扎。



“回到家，他把我扔在床上，然后从床底掏出了蟒蛇一般粗的绳子。那一刻我吓坏了，用尽了力气大喊救命，蹿下床想逃出去。可他抓住我，再次把我摔在床上，用布堵住我的嘴，然后用绳子把我和床绑在一起。一圈，两圈，三圈，我动弹不得，也没法再叫喊，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让惊恐的泪水像泉水一样地往外流。他转身离开了，把房门死锁。无论怎么挣扎都是徒劳，眼泪渐渐流干了，我也渐渐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他已经给我松了绑，床头柜上还留着一些稀饭。我不吃，只是冲过去撞门，大声叫救命。他就回来，重新把我捆在床上，把稀饭倒在我嘴里，强迫我咽下去。这样的事情重复了很多天，最后我再也无力挣扎，慢慢放弃了反抗。他也就不再绑着我，只是把我死锁在房间里，定时来送食物。

“我在舞团的工作自然而言也就没了。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妊娠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回想着光鲜亮丽的演员生活，再看看如今所在幽闭的房间里、半个月洗不上一次澡的



蓬头垢面的生活，回想着当初他给的欢愉和甜言蜜语，再看看如今他带给我的恐怖的囚禁和折磨，我欲哭无泪，恨意不知何处发泄。腹中的孩子没有错，然而让我怎么去爱这个孩子呢？

“孤寂幽小的监狱已经麻木了我所有的感知。我每天只知道吃饭和睡觉，唯一的感觉即是腹中的胎动。有时我想把手伸进去，伸进我的子宫，找到那根脐带，然后缠绕在它身上，让它被自己勒死。有时我也想一头撞在墙上，终止所有的痛苦。但是我最终什么都没做，只是安静地等待膨胀的生命被推挤到这个污浊的世界里。

“羊水破的那天，他不知身在何方。几个小时里，一阵阵的疼痛从腹部蔓延到全身，我拼了命，自己生出了孩子。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我筋疲力尽，疼痛难忍，手中举着我们的孩子。

“他终于有了他想要的下一代；而我是他的工具。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房间的门也不再上锁。自由回到了我的怀抱，然而我却失去了一切。现在，我要离开这里。

“然后你就要离开这里？”抽着烟的男人问道。

“对。这里除了恨什么都没有了。”

“这里有你亲生的孩子啊。就算是那个男人让你受尽委屈，无辜的孩子你也恨吗？”抽着烟的男人反问道。

年轻的女人不说话了。

抽着烟的男人提高了音量，继续说道：“连自己刚出世的孩子都恨的女人，简直是无情无义。”

“你懂什么？你受过我这样的折磨吗？”

“这么多年没有一天我的精神不被折磨……”

“你对你的爱人有感情吗？我看你是恨她吧！你才是那个无情无义的畜生！”

“抛弃亲生子的婊子！”

原本和平的对话被白热化的争吵取代了。起初是两个人在吵，后来三个人都开始互相指责，恶言相向。眼看着三人就快动手打起来了，但这时地面开始震动，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响声，列车进站了。



护士

护士推着装满了器皿和药品的医用推车，循着争吵声音来源的方向快步走去。车轮在地面滑过，工具在器皿里震颤，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护士推开房门，病人A先生正坐在床头自言自语，窗户大开着，阵阵冷风吹进房间。护士打开他的病历本，一行字映入眼帘：“A先生，幼年被母抛弃，多重人格症，需定期服用药物维持精神稳定。”

护士从推车上拿出药瓶，走向床头，先把大开的窗户关上，然后转头对A先生说：“好了，今天的吃药时间到了。”

签名
日期

清水洗尘

作者：迟子建 美编：Kelly





天灶觉得人在年关洗澡跟给死猪腿毛一样没什么区别。猪被刮下粗粝的毛后显露出又白又嫩的皮，而人搓下满身的尘垢后也显得又白又嫩。不同的是猪被分割后成为了人口中的美餐。

礼镇的人把腊月二十七定为放水的日子。所谓“放水”就是洗澡。而郑家则把放水时烧水和倒水的活儿分配给了天灶。天灶从八岁起就开始承担这个义务，一做就是五年了。

这里的人们每年只洗一回澡，就是在腊月二十七的这天。虽然平时妇女和爱洁的小女孩也断不了洗洗刷刷，但只不过是小打小闹地洗。譬如妇女在夏季从田间归来路过水泡子时洗洗脚和腿，而小女孩在洗头发后就着水洗洗脖子和腋窝。所以盛夏时许多光着脊梁的小男孩的脖子和肚皮都黑黢黢的，好像那上面匍匐着黑蝙蝠。

天灶住的屋子被当成了浴室。火墙烧得很热，屋子里的窗帘早就拉上了。天灶家洗澡的次序是由长至幼，老人、父母、最后才是孩子。爷爷未过世时，他是第一个洗澡的人。他洗得飞快，一刻钟就完了，澡盆里的水也不脏，于是天灶便就着那水草草地洗一通。每个人洗澡时都把门关紧，门帘也落下来。天灶洗澡时母亲总要在外面敲着

门说：“天灶，妈帮你搓搓背吧？”

“不用！”天灶像条鱼一样蜷在水里说。

“你一个人洗不干净！”母亲又说。

“怎么洗不干净。”天灶便用手指撩水，使之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仿佛在告诉母亲他洗得很卖力。

“你不用害羞。”母亲在门外笑着说，“你就是妈妈生出来的，还怕妈妈看吗？”

天灶便在澡盆中下意识地夹紧了双腿，他红头涨脸地嚷，“你老说什么？不用你洗就是不用你洗！”

天灶从未拥有过一盆真正的清水来洗澡。因为他要蹲在灶台前烧水，每个人洗完后的脏水还要由他一桶桶地提出去倒掉，所以他只能见缝插针地就着家人用过的水洗。那种感觉一点也不舒服，纯粹是在应付。而且不管别人洗过的水有多干净，他总是觉得很浊，进了澡盆泡上个十几分钟，随便搓搓就出来了。他也不喜欢父母把他的住屋当成浴室，弄得屋子里空气湿浊，电灯泡上爬满了水珠，



他晚上睡觉时感觉是睡在猪圈里。所以今年一过完小年，他就对母亲说：“今年洗澡该在天云的屋子里了。”

天云当时正在叠纸花，她气得一梗脖子说，“为什么要在我的屋子？”

“那为什么年年都非要在我的屋子？”天灶同样气得一梗脖子说。

“你是男孩子！”天云说，“不能弄脏女孩子的屋子！”天云振振有词地说，“而且你比我大好几岁，是哥哥，你还不让着我！”

天灶便不再理论，不过兀自嘟囔了一句，“我讨厌过年！年有什么过头！”

家人便纷纷笑起来。自从爷爷过世后，奶奶在家中很少笑过，哪怕有些话使全家人笑得像开了的水直沸腾，她也无动于衷，大家都以为她耳朵背了。岂料她听了天灶的话后也使劲地笑了起来，笑得痰直上涌，一阵咳嗽，把假牙都喷出口来了。

天灶确实不喜欢过年。首先不喜欢过年的那些规矩，焚纸祭祖，磕头拜年，十字路口的白雪被烧纸的人家弄得像一摊摊狗屎一样脏，年仿佛被鬼气笼罩了。其次他不喜欢忙年的过程，人人都累得腰酸背痛，怨声连天。拆被、刷墙、糊灯笼、做新衣、蒸年糕等等，种种的活儿把大人孩子都牵制得像刺猬一样团团转。而且不光要给屋子扫尘，人最后还得为自己洗尘，一家老少在腊月二十七的这天因为卖力地搓洗掉一年的风尘而个个都显得面目浮肿，总是使他联想到屠夫用铁刷嚓嚓地给死猪煺毛的情景，内心有种隐隐的恶心。最后，他不喜欢过年时所有人都穿扮一新，新衣裳使人们显得古板可笑、拘谨做作。如果穿新衣服的人站成了一排，就很容易使天灶联想起城里布店里竖着的一匹匹僵直的布。而且天灶不能容忍过年非要在半夜过，那时他又困又乏，毫无食欲，可却要强打精神起来吃团圆饺子，他烦透了。他不止一次地想若是他手中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一项就要修改过年的时间。

奶奶第一个洗完了澡。天灶的母亲扶着颤颤巍巍的她出来了。天灶看见奶奶稀疏的白发湿漉漉地垂在肩头，下垂的眼袋使突兀的颧骨有一种要脱落的感觉。而且她脸上的褐色老年斑被热气熏炙得愈发浓重，仿佛雷雨前天空中沉浮的乌云。天灶觉得洗澡后的奶奶显得格外臃肿，像只烂蘑菇一样让人看不得。他不知道人老后是否都是这副样子。奶奶嘘嘘地喘着粗气经过灶房回她的屋子，她见了



天灶就说：“你烧的水真热乎，洗得奶奶这个舒服，一年的乏算是全解了。你就着奶奶的水洗洗吧。”

母亲也说：“奶奶一年也不出门，身上灰不大，那水还干净着呢。”

天灶并未搭话，他只是把柴禾续了续，然后提着脏水桶进了自己的屋子。湿浊的热气在屋子里像癫皮狗一样东游西蹿着，电灯泡上果然浮着一层鱼卵般的水珠。天灶吃力地搬起大澡盆，把水倒进脏水桶里，然后抹了抹额上的汗，提起桶出去倒水。路过灶房的时候，他发现奶奶还没有回屋，她见天灶提着满桶的水出来了，就张大了嘴，眼睛里现出格外凄凉的表情。

“你嫌奶奶——”她失神地说。

天灶什么也没说，他拉开门出去了。外面又黑又冷，他摇摇晃晃地提着水来到大门外的排水沟前。冬季时那里隆起了一个肮脏的大冰湖，许多男孩子都喜欢在冰湖下抽陀螺玩，他们叫它“冰嘎”。他们抽得很卖力，常常是把鼻涕都抽出来了。他们不仅白天玩，晚上有时月亮明得让人在屋子里呆不住，他们便穿上厚棉袄出来抽陀螺，深冬

的夜晚就不时传来“啪——啪——”的声音。

天灶看见冰湖下的雪地里有个矮矮的人影，他躬着身，似乎在寻找什么，手中夹着的烟头一明一灭的。

“天灶——”那人直起身说，“出来倒水啦？”

天灶听出是前趟房的同班同学肖大伟，便一边吃力地将脏水桶往冰湖上提，一边问：“你在这干什么？”

“天快黑时我抽冰嘎，把它抽飞了，怎么也找不到。”肖大伟说。

“你不打个手电，怎么能找着？”天灶说着，把脏水“哗——”地从冰湖的尖顶当头浇下。

“这股洗澡水的味儿真难闻。”肖大伟大声说，“肯定是你奶奶洗的！”

“是又怎么样？”天灶说，“你爷爷洗出的味儿可能还不如这好闻呢！”





肖大伟的爷爷瘫痪多年，屎尿都得要人来把，肖大伟的妈妈已经把一头乌发侍候成了白发，声称不想再当孝顺儿媳了，要离开肖家，肖大伟的爸爸就用肖大伟抽陀螺的皮鞭把老婆打得身上血痕纵横，弄得全礼镇的人都知道了。

“你今年就着谁的水洗澡？”肖大伟果然被激怒了，他挑衅地说，“我家年年都是我头一个洗，每回都是自己用一盆清水！”

“我自己也用一盆清水！”天灶理直气壮地说。

“别吹牛了！”肖大伟说，“你家年年放水时都得你烧水，你总是就着别人的脏水洗，谁不知道呢？”

“我告诉你爸爸你抽烟了！”天灶不知该如何还击了。

“我用烟头的亮儿找冰嘎，又不是学坏，你就是告诉他也没用！”

天灶只有万分恼火地提着脏水桶往回走，走了很远的时候，他又回头冲肖大伟喊道：“今年我用清水洗！”

天灶说完抬头望了一下天，觉得那道通的银河“刷”地亮了一层，仿佛是清冽的河水要倾盆而下，为他除去积郁在心头的怨愤。

奶奶的屋子传来了哭声，那苍老的哭声就像山洞的滴水声一样滞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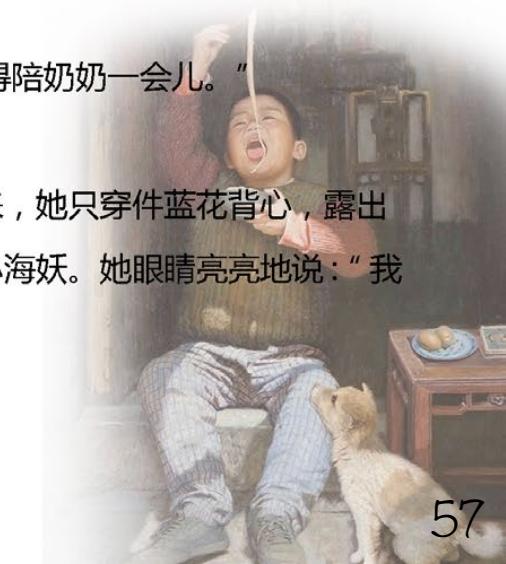
天灶拉开锅盖，一舀舀地把热水往大澡盆里倾倒。这时天灶的父亲过来了，他说：“看你，把奶奶惹伤心了。”

天灶没说什么，他往热水里又对了一些凉水。他用手指试了试水温，觉得若是父亲洗恰到好处，他喜欢惊一些的；若是天云或者母亲洗就得再加些热水。

“该谁了？”天灶问。

“我去洗吧。”父亲说，“你妈妈得陪奶奶一会儿。”

这时天云忽然从她的房间冲了出来，她只穿件蓝花背心，露出两条浑圆的胳膊，披散着头发，像个小海妖。她眼睛亮亮地说：“我去洗！”父亲说：“我洗得快。”





“我把辫子都解开了。”天云左右摇晃着脑袋，那发丝就像鸽子的翅膀一样起伏着。她颇为认真地对父亲说，“以后我得在你前面洗，你要是先洗了，我再用你用过的噪盆，万一怀上个孩子怎么办？算谁的？”

父亲笑得把一口痰给喷了出来，而天灶则笑得撇下了水瓢。天云嘟着丰满的小嘴，脸红得像炉膛里的火。

“谁告诉你用了爸爸洗过澡的盆，就会怀小孩子？”父亲依然“嗬嗬”地笑着问。

“别人告诉我的，你就别问了。”

天云开始指手画脚地吩咐天灶，“我要先洗头，给我舀上一脸盆的温水，我还要用妈妈使的那种带香味的蓝色洗头膏！”

天云无忌的话已使天灶先前沉闷的心情为之一朗，因而他很乐意地为妹妹服务。他拿来脸盆，刚要往里舀水，天云跺了一下脚一迭声地说：“不行不行！这么埋汰的盆，要给我刷干净了才能洗头！”

“挺干净的嘛。”父亲打趣天云。

“你们看看呀？盆沿儿那一圈油泥，跟蛇寡妇的大黑眼圈一样明显，还说干净呢！”天云梗着脖子一脸不屑地说。

蛇寡妇姓程，只因她喜欢跟镇子里的男人眉来眼去的，女人背地说她是毒蛇变的，久而久之就叫她蛇寡妇。蛇寡妇没有子嗣，自在得很，每日都起得很迟，眼圈总是青着，让人不明白她把觉都睡到哪里了。她走路时习惯用手捶着腰。她喜欢镇里的小女孩，女孩们常到蛇寡妇家翻腾她的箱底，把她年轻时用过的一些头饰都用甜言蜜语泡走了。

“我明白了——”天云的父亲说，“是蛇寡妇跟你说怀小孩子的事，这个骚婆子！”

“你怎么张口就骂人呢？”天云说，“真是！”

天灶打算用肥皂除掉污垢，可天云说用碱面更合适，天灶只好去碗柜中取碱面。他不由对妹妹说：“洗个头还这么罗嗦，不就几根黄毛吗？”





天云顺手抓起几粒黄豆朝天灶撇去，说：“你才是黄毛呢。”又说：“每年只过一回年，我不把头洗得清清亮亮的，怎么扎新的头绫子？”

他们在灶房逗嘴嘻笑的时候，哭声仍然微风般地从奶奶的屋里传出来。

天云说：“奶奶哭什么？”

父亲看了一眼天灶，说：“都是你哥哥，不用奶奶的洗澡水，惹她伤心了。这个年她恐怕不会有好心情了。”

“那她还会给我压岁钱么？”天云说，“要是没有了压岁钱，我就把天灶的课本全撕了，让他做不成寒假作业，开学时老师训他！”

天云与天灶一团和气时称他为“哥哥”，而天灶稍有一点使她不开心了，她就直呼其名。

天灶刷干净了脸盆，他说：“你敢把我的课本撕了，我就敢把你新的头绫子铰碎了，让你没法扎黄毛小辫！”

天云咬牙切齿地说：“你敢！”

天灶一边往脸盆哗哗地舀水，一边说：“你看我敢不敢？”

天云只能半是撒娇半是委屈地噙着泪花对父亲说：“爸爸呀，你看看天灶——”

“他敢！”父亲举起了一只巴掌，在天灶面前比划了一下，说：“到时我揍出他的屁来！”

天灶把脸盆和澡盆——搬进自己的小屋。天云又声称自己要冲两遍头，让天灶再准备两盆清水。她又嫌窗帘拉得不严实，别人要是看见了怎么办？天灶只好把窗帘拉得更加密不透光，又像仆人一样恭恭敬敬地为她送上毛巾、木梳、拖鞋、洗头膏和香皂。天云这才像个女皇一样款款走进浴室，她闩上了门。隔了大约三分钟，从里面便传出了撩水的声音。

父亲到仓棚里去找那对塑料红色宫灯去了，它们被闲置了一年，肯定灰尘累累，家人都喜欢用天云洗过澡的水来擦拭宫灯，好像天云与鲜艳和光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似的。



天灶把锅里的水填满，然后又续了一捧柴禾，就悄悄离开灶台去奶奶的屋门前偷听她絮叨些什么。

奶奶边哭边说：“当年全村的人数我最干净，谁不知道哇？我要是进了河里洗澡，鱼都躲得远远的，鱼天天呆在水里，它们都知道身上没有我白，没有我干净……”

天灶忍不住捂着嘴偷偷乐了。

母亲顺水推舟地说：“天灶这孩子不懂事，妈别跟他一般见识。妈的干净咱礼镇的人谁不知道？妈下的大酱左邻右舍的人都爱来要着吃，除了味儿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外，还不是因为干净？”

奶奶微妙地笑了一声，然后依然带着哭腔说：“我的头发从来没有生过虱子，腋肢窝也没有臭味。我的脚趾盖里也不藏泥，我洗过澡的水，都能用来养牡丹花！”

奶奶的这个推理未免太大胆了些，所以母亲也忍不住“扑哧”一声乐了。天灶更是忍俊不禁，连忙疾步跑回灶台前，蹲下来对着熊熊

的火焰哈哈地笑起来。这时父亲带着一身寒气提着两盏陈旧的宫灯进来了，他弄得满面灰尘，而且冻出了两截与年龄不相称的青鼻涕，这使他看上去像个捡破烂儿的。他见天灶笑，就问：“你偷着乐什么？”

天灶便把听到的话小声地学给父亲。

父亲放下宫灯笑了，“这个老小孩！”

锅里的水被火焰煎熬得吱吱直响，好像锅灶是炎夏，而锅里闷着一群知了，它们在不停地叫嚷“热死了，热死了”。火焰把大灶烤得脸颊发烫，他就跑到灶房的窗前，将脸颊贴在蒙有白霜的玻璃上。天灶先是觉得一股寒冷像针一样深深地刺痛了他，接着就觉得半张脸发麻，当他挪开脸颊时，一块半月形的玻璃本色就赫然显露出来。天灶擦了擦湿漉漉的脸颊，透过那块霜雪消尽的玻璃朝外面望去。院子里黑 XuXu 的，什么都无法看清，只有天上的星星才现出微弱的光芒。天灶叹了一口气，很失落地收回目光，转身去看灶坑里的火。他刚蹲下身，灶房的门突然开了，一股寒气背后站着一个穿绿色软缎棉袄的女人，她黑着眼圈大声地问天灶：

“放水哪？”



天灶见是蛇寡妇，就有些爱理不理地“哼”了一声。

“你爸呢？”蛇寡妇把双手从袄袖中抽出来，顺手把一缕鼻涕擦下来抹在自己的鞋帮上，这让天灶很作呕。

天灶的爸爸已经闻声过来了。

蛇寡妇说：“大哥，帮我个忙吧。你看我把洗澡水都烧好了，可是澡盆坏了，倒上水哗哗直漏。”

“澡盆怎么漏了？”父亲问。

“还不是秋天时收饭豆，把豆子晒干了放在大澡盆里去皮，那皮又干又脆，把手都扒出血痕了，我就用一根松木棒去捶豆子，没成想把盆给捶漏了，当时也不知道。”

天灶的妈妈也过来了，她见了蛇寡妇很意外地“哦”了一声，然后淡淡打声招呼：“来了啊？”

蛇寡妇也淡淡地应了一声，然后从袖口抽出一根桃红色的缎子头绳：“给天云的！”

天灶见父母都不接那头绳，自己也不好去接。蛇寡妇就把头绳放在水缸盖上，使那口水缸看上去就像是陪嫁，喜气洋洋的。

“天云呢？”蛇寡妇问。

“正洗着呢。”母亲说。

“你家有没有锡？”父亲问。

未等蛇寡妇作答，天灶的母亲警觉地问：“要锡干什么？”

“我家的澡盆漏了，求天灶他爸给补补。”蛇寡妇先回答女主人的话，然后才对男主人说：“没锡。”

“那就没法补了。”父亲顺水推舟地说。

“随便用脸盆洗洗吧。”天灶的母亲说。





的时候一再提醒自己要快去快回，绝不能喝蛇寡妇的茶，也不能抽她的烟，他要在唇间指畔纯洁地葆有他离开家门时的气息。

蛇寡妇睁大了眼睛，一抖肩膀说：“那可不行，一年才过一回年，不能将就。”她的话与天云的如出一辙。

“没锡我也没办法。”天云的父亲皱了皱眉头，然后说：“要不用油毡纸试试吧。你回家撕一块油毡纸，把它用火点着，将滴下来的油弄在漏水的地方，抹均匀了，凉透后也许就能把漏的地方弥住。”

“还是你帮我弄吧。”蛇寡妇在男人面前永远是一副天真表情，“我听都听不明白

天灶的父亲看了一眼自己的女人，其实他也用不着看，因为不管她脸上是赞同还是反对，她的心里肯定是一万个不乐意。但当大家的目光集中到她身上，需要她做出决断时，她还是故作大度地说：“那你就去吧。”

蛇寡妇说了声“谢了”，然后就抄起袖子，走在头里。天灶的父亲只能紧随其后，他关上家门前回头看了一眼老婆，得到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眼和她随之吐出的一口痰，那道白眼和痰组成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使天灶的父亲在迈出门槛后战战兢兢的，他在寒风中行走

“天云真够讨厌的。”蛇寡妇一走，母亲就开始心烦意乱了，她拿着面盆去发面，却忘了放酵母，“都是她把蛇寡妇招来的。”

“谁叫你让爸爸去的。”天灶故意刺激母亲，“没准她会炒俩菜和爸爸喝一蛊！”

“他敢！”母亲厉声说，“那样他回来我就不帮他搓背了！”

“他自己也能搓，他都这么大的人了，你还年年帮他搓背。”天灶“咦”了一声，母亲的脸便刷地红了，她抢白了天灶一句：“好好烧你的水吧，大人的事不要多嘴。”

天灶便不多嘴了，但灶坑里的炉火是多嘴的，它们用金黄色的小舌头贪馋地舔着乌黑的锅底，把锅里的水吵得(口兹)(口兹)直叫。炉火的映照和水蒸气的熏炙使天灶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他不由蹲在锅灶前打起了盹。然而没有多一会儿，天云便用一只湿手把他搡醒了。天灶睁眼一看，天云已经洗完了澡，她脸蛋通红，头发湿漉漉地披散着，穿上了新的线衣线裤，一股香气从她身上横溢而出，





她叫道：“我洗完了！”

天灶揉了一下眼睛，恹恹无力地说：“洗完了就完了呗，神气什么。”

“你就着我的水洗吧。”天云说。

“我才不呢。”天灶说，“你跟条大臭鱼一样，你用过的水有邪味儿！”

天灶的母亲刚好把发好的面团放到热炕上转身出来，天云就带着哭腔对母亲说，“妈妈呀，你看天灶呀，他说我是条大臭鱼！”

“他再敢说我就缝他的嘴！”母亲说着，示威性地做了个挑针的动作。

天灶知道父母在他与天云斗嘴时，永远会偏袒天云，他已习以为常，所以并不气恼，而是提着两盏灯笼进“浴室”除灰，这时 he 听见天云在灶房惊喜地叫道：“水缸盖上的头绫子是给我的吧？真漂亮呀！”

那对灯笼是硬塑的，由于用了好些年，塑料有些老化萎缩，使它们看上去并不圆圆满满。而且它的红颜色显旧，中圈被光密集照射的地方已经泛白，看不出任何喜气了。所以点灯笼时要在里面安上两个红灯泡，否则它们可能泛出的是与除夕气氛相悖的青白的光。天灶一边刷灯笼一边想着有关过年的繁文缛节，便不免有些气恼，他不由大声对自己说：“过年有个什么意思！”回答他的是扑面而来的洋溢在屋里的湿浊的气息，于是他恼上加恼，又大声对自己说：“我要把年挪到六月份，人人都可以去河里洗澡！”

天灶刷完了灯笼，然后把脏水一桶桶地提到外面倒掉。冰湖那儿已经没有肖大伟的影子了，不知他的“冰嘎”是否找到了。夜色已深，星星因黑暗的加剧而显得气息奄奄，微弱的光芒宛如一个人在弥留之际细若游丝的气息。天灶望了一眼天，便不想再看了。因为他觉得这些星星被强大的黑暗给欺负得噤若寒蝉，一派凄凉，无边的寒冷也催促他尽快走回户内。

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脸上的神色就有些焦虑。该轮到她洗澡了，天灶为她冲洗干净了澡盆，然后将热水倾倒进去。母亲木讷地看着澡盆上的微微旋起的热气，好像在无奈地等待一条美人鱼突然从中跳出来。





天灶提醒她：“妈妈，水都好了！”

母亲“哦”了一声，叹了口气说，“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要不你去蛇寡妇家看看？”

天灶故作糊涂地说：“我不去，爸爸是个大人又丢了，再说我还得烧水呢，要去你去。”

“我才不去呢。”母亲说，“蛇寡妇没什么了不起。”说完，她仿佛陡然恢复了自信。提高声调说：“当初我跟你爸爸好的时候，有个老师追我，我都没答应，就一门心思地看上你爸爸了，他不就是个泥瓦匠嘛。”

“谁让你不跟那个老师呢？”天灶激将母亲，“那样的话我在家里上学就行了。”

“要是我跟了那老师，就不会有你了！”母亲终于抑制不住地笑了，“我得洗澡了，一会儿水该凉了。”

天云在自己的小屋里一身清爽地摆弄新衣裳，天灶听见她在唱：“小狗狗伸出小舌头，够我手里的小画书。小画书上也有个小狗狗，它趴在太阳底下睡觉觉。”

天云喜欢自己编儿歌，高兴时那儿歌的内容一派温情，生气时则充满火药味。比如有一回她用鸡毛掸子拂掉了一只花瓶，把它摔碎了，母亲说了她，她不服气，回到自己的屋子就编儿歌：“鸡毛掸是个大灰狼，花瓶是个小羊羔。我饿了三天三夜没吃饭，见了你怎么能放过！”言下之意，花瓶这个小羊羔是该吃的，谁让它自己不会长脚跑掉呢。家人听了都笑，觉得真不该用一只花瓶来让她受委屈。于是就说：“那花瓶也是该打，都旧成那样了，留着也没人看！”天云便破涕为笑了。

天灶又往锅里填满了水，他将火炭拨了拨，拨起一片金黄色的火星像蒲公英一样地飞，然后他放进两块比较粗的松木杆。这时奶奶蹒跚地从屋里出来了，她的湿头发已经干了，但仍然是垂在肩头，没有盘起来，这使她看上去很难看。奶奶体态臃肿，眼袋松松垂着，平日它们像两颗青葡萄，而今日因为哭过的缘故，眼袋就像一对红色的灯笼花，那些老年斑则像陈年落叶一样匍匐在脸上。天灶想告诉奶奶，只有又黑又密的头发才适合披着，斑白稀少的头发若是长短不一地被下来，就会给人一种白痴的感觉。可他不想再惹奶奶伤



心了，所以马上垂下头来烧水。

“天灶——”奶奶带着悲愤的腔调说，“你就那么嫌弃我？我用过的水你把它泼了，我站在你跟前你都不多看一眼？”

天灶没有搭腔，也没有抬头。

“你是不想让奶奶过这个年了？”奶奶的声音越来越悲凉了。

“没有。”天灶说，“我只想用清水洗澡，不用别人用过的水。天云的我也没用。”天灶垂头说着。

“天云的水是用来刷灯笼的！”奶奶很孩子气地分辩说。

“一会儿妈妈用过的水我也不用。”天灶强调说。

“那你爸爸的呢？”奶奶不依不饶地问。

“不用！”天灶斩钉截铁地说。

奶奶这才有些和颜悦色地说：“天灶啊，人都有老的时候，别看你现在是个孩子，细皮嫩肉的，早晚有一天会跟奶奶一样皮松肉散，你说是不是？”

天灶为了让奶奶快些离开，所以抬头看了一眼她，干脆地答道：“是！”

“我像你这么大时，比你水灵着呢。”奶奶说，“就跟开春时最早从地里冒出的羊角葱一样嫩！”

“我相信！”天灶说，“我年纪大时肯定还不如奶奶呢，我不得腰弯得头都快着地，满脸长着痴？”

奶奶先是笑了两声，后来大约意识到孙子为自己规划的远景太黯淡了，所以就说：“癞是狗长的，人怎么能长癞呢？就是长癞，也是那些丧良心的人才会长。你知道人总有老的时候就行了，不许胡咒自己。”

天灶说：“嗳——！”

奶奶又絮絮叨叨地询问灯笼刷得干不干净，该炒的黄豆泡上了



没有。然后她用手抚了一下水缸盖，嫌那上面的油泥还呆在原处，便责备家里人的好吃懒做，哪有点过年的气氛。随之她又唠叨她青春时代的年如何过的，总之是既洁净又富贵。最后说得嘴干了，这才唉声叹气地回屋了。天灶听见奶奶在屋子里不断咳嗽着，便知她要睡觉了。她每晚临睡前总要清理一下肺脏，透彻地咳嗽一番，这才会平心静气地睡去。果然 咳嗽声一止息 奶奶屋子的灯光随之消失了。

天灶便长长地吁了口气。

母亲历年洗澡都洗得很漫长，起码要一个钟头。说是要泡透了，才能把身上的灰全部搓掉。然而今年她只洗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她见到天灶急切地问：“你爸还没回来？”

“没。”天灶说。

“去了这么长时间，”母亲忧戚地说，“十个澡盆都补好了。”

天灶提起脏水桶正打算把母亲用过的水倒掉，母亲说：“你爸还没回来，我今年洗的时间又短，你就着妈妈的水洗吧。”

天灶坚决地说：“不！”

母亲有些意外地看了眼天灶，然后说：“那就着水先洗两件衣裳，这么好的水倒掉可惜了。”

母亲就提着两件脏衣服去洗了。天灶听见衣服在洗衣板上被激烈地揉搓的声音，就像饿极了的猪（火欠）食一样。天灶想，如果父亲不及时赶回家中，这两件衣服非要被洗碎不可。

然而这两件衣服并不红颜薄命，就在洗衣声变得有些凄厉的时候，父亲一身寒气地推门而至了。他神色慌张，脸上印满黑灰，像是京剧中老生的脸谱。

“该到我了吧？”他问天灶。

天灶“嗯”了一声。这时母亲手上沾满肥皂泡从里面出来，她看了一眼自己的男人，眼眉一挑，说：“哟，修了这么长时间，还修了一脸的灰，那漏儿堵上了吧？”

“堵上了。”父亲张口结舌地说。





“堵得好？”母亲从牙缝中迸出三个字。

“好。”父亲茫然答道。

母亲“哼”了一声，父亲便连忙红着脸补充说：“是澡盆的漏儿堵得好。”

“她没赏你一盆水洗洗脸？”母亲依然冷嘲热讽着。

父亲用手抹了一下脸，岂料手上的黑灰比脸上的还多，这一抹使脸更加花哨了。他十分委屈地说：“我只帮她干活，没喝她一口水，没抽她一棵烟，连脸都没敢在她家洗。”

“哟，够顾家的。”母亲说，“你这一脸的灰怎么弄的？钻她家的炕洞了吧？”

父亲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似地仍然站在原处，他毕恭毕敬的，好像面对的不是妻子，而是长辈。他说：“我一进她家，就被烟呛得直淌眼泪。她也够可怜的了，都三年了没打过火墙。火是得天天烧，你想那灰还不全挂在烟洞里？一烧火炉子就往出燎烟，什么人受得

了？难怪她天天黑着眼圈。我帮她补好澡盆，想着她一个寡妇这么过年太可怜，就帮她掏了掏火墙。”

“火墙热着你就敢掏？”母亲不信地问。

“所以说只打了三块砖，只掏一点灰，烟道就畅了。先让她将就过个年 等开春时再帮她彻底掏一回。”父亲傻里傻气地如实相告。

“她可真有福。”母亲故作笑容说，“不花钱就能请小工。”

母亲说完就唤天灶把水倒了，她的衣裳洗完了。天灶便提着脏水桶，绕过仍然惶惶不安的父亲去倒脏水。等他回来时，父亲已经把脸上的黑灰洗掉了。脸盆里的水仿佛被乌贼鱼给搅扰了个尽兴，一派墨色。母亲觑了一眼，说：“这水让天灶带到学校刷黑板吧。”

父亲说：“看你，别这么说不行么？我不过是帮她干了点活。”

“我又没说你不能帮她干活。”母亲显然是醋意大发了，“你就是住过去我也没意见。”

父亲不再说什么，因为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天灶连忙为他准



备洗澡水。天灶想父亲一旦进屋洗澡了，母亲的牢骚就会止息，父亲的尴尬才能解除。果然，当一盆温热而清爽的洗澡水摆在天灶的屋子里，母亲提着两件洗好的衣裳抽身而出。父亲在关上门的一瞬小声问自己女人：“一会儿地帮我搓搓背吧？”

“自己凑合着搓吧。”母亲仍然怨气冲天地说。

天灶不由暗自笑了，他想父亲真是可怜，不过帮蛇寡妇多干了一样活，回来就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往年母亲都要在父亲洗澡时进去一刻，帮他搓搓背，看来今年这个享受要像艳阳天一样离父亲而去了。

天灶把锅里的水再次添满，然后又饶有兴致地往灶炕里添柴。这时母亲走过来问他：“还烧水做什么？”

“给我自己用。”

“你不用你爸爸的水？”

“我要用清水。”天灶强调说。

母亲没再说什么，她进了天云的屋子了。天灶没有听见天云的声音，以往母亲一进她的屋子，她就像盛夏水边的青蛙一样叫个不休。天云屋子的灯突然被关掉了，天灶正诧异着，母亲出来了，她说：“天云真是的，手中拿着头绫子就睡着了。被子只盖在腿上，肚脐都露着，要是夜里着凉拉肚怎么办？灯也忘了闭，要过年把她给兴过头了，兴得都乏了”

天灶笑了，他拨了拨柴禾，再次重温金色的火星飞舞的辉煌情景。在他看来，灶炕就是一个永无白昼的夜空，而火星则是满天的繁星。这个星空带给人的永远是温暖的感觉。

锅里的水开始热情洋溢地唱歌了。柴禾也烧得毕剥有声。母亲回到她与天灶父亲所住的屋子，她在餐前日洗好晾干的衣服。然而她显得心神不定，每隔几分钟就要从屋门探出头来问天灶：“什么响？”

“没什么响。”天灶说。

“可我听见动静了。”母亲说，“不是你爸爸在叫我吧？”

“不是。”天灶如实说。





母亲便有些泄气地收回头。然而没过多久她又深出头问：“什么响？”而且手里提着她上次探头时叠着的衣裳。

天灶明白母亲的心思了，他说：“是爸爸在叫你。”

“他叫我？”母亲的眼睛亮了一下，继而又摇了一下头说，“我才不去呢。”

“他一个人没法搓背。”天灶知道母亲等待他的鼓励，“到时他会一天就把新背心穿脏了。”

母亲嘟囔了一句“真是前世欠他的”，然后甜蜜地叹口气，丢下衣服进了“浴室”。天灶先是听见母亲的一阵埋怨声，接着便是由冷转暖的嗔怪，最后则是低低的软语了。后来软语也消去，只有清脆的撩水声传来，这种声音非常动听，使天灶的内心有一种发痒的感觉，他就势把一块木板垫在屁股底下，抱着头打起盹来。他在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听见自己的清水在锅里引吭高歌，而他的脑海中则浮现着粉红色的云霓。天灶不知不觉睡着了。他在梦中看见了一条金光灿灿的龙，它在银河畔洗浴。这条龙很调皮，它常常用尾去拍银河的水，溅起一

阵灿烂的水花。后来这龙大约把尾拍在了天灶的头上，他觉得头疼，当他睁开眼睛时，发觉自己磕在了灶台上。锅里的水早已沸了，水蒸气袅袅弥漫着。父母还没有出来，天灶不明白搓个背怎么会花这么长时间。他刚要起身去催促一下，突然发现一股极细的水流悄无声息地朝他蛇形游来。他寻着它逆流而上，发现它的源头在“浴室”。有一种温柔的呢喃声细雨一样隐约传来。父母一定是同在澡盆中，才会使水膨胀而外溢。水依然汩汩顺着门缝宁静地流着，天灶听见了搅水的声音，同时也听到了铁质澡盆被碰撞后间或发出的震颤声，天灶便红了脸，连忙穿上棉袄推开门到户外去望天。

夜深深的了。头顶的星星离他仿佛越来越远了。天灶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因为他怕体内不断升腾的热气会把他烧焦。他很想哼一首儿歌，可他一首歌词也回忆不起来，又没有天云那样的禀赋可以随意编词。天灶便哼儿歌的旋律，一边哼一边在院子中旋转着，寂静的夜使旋律变得格外动人，真仿佛是天籁之音环绕着他。天灶突然间被自己感动了，他从来没有体会过自己的声音是如此美妙。他为此几乎要落泪了。这时屋门“吱扭”一声响了，跟着响起的是母亲喜悦的声音：“天灶，该你洗了！”

天灶发现父母面色红润，他们的眼神既幸福又羞怯，好像猫刚刚偷吃了美食，有些愧对主人一样。他们不敢看天灶，只是很殷勤



地帮助天灶把脏水倒了，然后又清洗干净了澡盆，把清水一瓢

瓢地倾倒在澡盆中。

天灶关上屋门，他脱光了衣眼之后，把灯关掉了。他蹑手蹑脚地赤脚走到窗前，轻轻拉开窗帘，然后返身慢慢地进入澡盆。他先进入双足，热水使他激灵了一下，但他很快适应了，他随之慢慢地屈腿坐下，感受着清水在他的胸腹间柔曼地滑过的温存滋味。天灶的头搭在澡盆上方，他能看见窗外的隆隆夜色，能看见这夜色中经久不息的星星。他感觉那星星已经穿过茫茫黑暗飞进他的窗口，落入澡盆中，就像课文中所学过的淡黄色的皂角花一样散发着清香气息，预备着为他除去一年的风尘。天灶觉得这盆清水真是好极了，他从未有过的舒展和畅快。他不再讨厌即将朝他走来的年了，他想除夕夜的时候，他一定要穿着崭新的衣裳，亲手点亮那对红灯笼。还有，再见到肖大伟的时候，他要告诉他，我天灶是用清水洗的澡，而且，星光还特意化成皂角花撒落在了我的那盆清水中了呢。磨牙





独立时代征稿启事

文字类接受投稿板块：

专题: 关于主题你的看法

行吟: 散文、诗歌

故事: 小说。

世见: 杂文、评论、时政分析。

艺眼: 体育、书评、影评、音乐推荐。

尺牍: 文摘（配以阅读感悟）。

图片类投稿: 摄影、绘画原创作品。

来稿请投: oneera.textedit@gmail.com

请于邮件标题注明稿件类型

来稿烦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笔名: (选填)

学校:

学系:

年级:

稿件名称:

字数:

稿件类型:

备注:

微信订阅号: oneera

为你速递有价值的文章,

及时更新活动及征稿信息。

人人公共主页: 搜索独立志

Facebook公共主页: 搜索獨立志



独立时代

